



雲石集八

家狀  
謚狀

共十

~ 16  
2351  
8





和  
2351  
10-8

雲石遺稿卷之十五目錄



家狀

王考吏曹判書 贈左贊成永湖府君家狀

先考判敦寧府事兼吏曹判書柯汀府君家狀







東西分黨公持論平允間雖遭斥而終皆服焉生弘  
文館校理諱守翼寔爲風玉軒諱守倫之弟清苦自  
守 贈吏曹參判於府君爲五世祖也自恭肅以下  
至典翰舍人校理三世名節才學見重當時而位不  
稱德君子惜之高祖諱滄當 仁祖靖社策勲封豐  
安君官漢城府左尹 贈左參贊諡景穆曾祖諱仲  
耘信川郡守 贈吏曹判書祖諱道輔敦寧府都正  
贈左贊成考諱尙綱號鶴塘當 英宗朝以忠厚老  
成爲上下所信服秉銓十年官行吏曹判書 贈領  
議政諡景獻 上每稱之曰無一點傷人害物之心

又曰真有德宰相世以爲信然妣 贈貞敬夫人富  
平李氏正郎廷泰之女忠臣 贈吏曹判書尙載之  
曾孫始府君之生之夕鶴塘公於漢師雙里洞第夢  
二白龍繞于樑俄而府君與季氏來湖公孿生焉卽  
肅廟己亥三月十七日亥時也翌朝鶴塘公拜修撰  
以是分名小字志其榮府君長身隆顴骨格迥邁神  
彩清肅有一相工過門外睨之入見曰公眼光燁燁  
射數十步外吾相人多矣未嘗見如此者真貴人也  
十四遭內艱于後十年之間鶴塘公迭掌兩銓門闌  
華顯府君惟閉戶讀書雅性儉素不似卿相子弟人



雲石遺稿 卷十五  
一  
已以公輔期之戊午中生員試庚申有 孝廟徽稱  
加上之舉府君倡率太學諸生上疏請兩宋先生追  
配 廟庭疏入承命入侍申前說甚力 上以 祖  
宗朝無追配之規不許壬戌 莊獻世子入學簡諸  
生執事府君與焉時鶴塘公遜于野及府君入對  
上降御詩命府君手傳焉鶴塘公遂造朝世以爲榮  
丙寅丁鶴塘公憂戊辰服闋除內侍教官以政官相  
避遞已巳拜翊衛司侍直每書筵輒因經義陳勉多  
蒙採納焉壬申九月擢庭試文科癸酉春以蔭職仕  
滿陞六付司果拜兵曹正郎始低回有難進意 上

御帳殿拿入督之出歷司諫院正言吏曹佐郎皆不  
出拜侍講院司書屢違召罷甲戌二月出爲永平縣  
令蘇殘賑飢蔚有聲績道臣於筵席奏曰趙某爲邑  
初當賑政善爲設施律身清白處事綜核云其後永  
平之士以文華名者皆當時訓課之人邑人至今頌  
之八月選玉堂大臣奏以趙某優於文學宜置講筵  
不可久處於外遂首拜校理兼司書始弘圈也圈中  
一人有加點者辭說紛紜府君以謂館錄失格例上  
書固辭大臣屢請督出 大小朝飭教荐降終不膺  
凡違牌者二十六就理者三閱月乃罷十月復特除



修撰辭教截嚴遂不得已而出奏曰臣等去就胡大  
事而 聖教有不忍聞者伏願絲綸之間每思簡重  
焉又陳特除之弊曰自故相臣宋寅明請自 上主  
張以後特除漸多其時臣父以吏判引嫌矣古則若  
有中批大臣繳還而今也則無年來將相多出特除  
臣嘗慨然矣 上曰儒臣未洽於故相而然矣但謂  
今日除授之多則誠是矣又因講訖奏曰臣屢承  
聖上歎衰之教臣請以喜懼之義仰達凡疾病之來  
多端而竄慎者唯酒與色少年猶然况老人乎 殿  
下春秋已高酒房不罷後宮封爵出於衰耗之後

殿下於惡旨之德在色之戒豈非不足乎唯此二事  
一或致傷則臣子焦迫當如何哉伏願克體慎疾之  
義深軫善攝之方焉 上曰以儒臣故有此言極可  
嘉矣又教曰元良方侍坐亦有諷戒之意此真乃父  
之子也對曰臣言非但仰勉於 大朝亦是陳戒於  
春宮矣及翌年禁酒時教曰頃年一儒臣勉戒之語  
可謂藥石既舉而論豈無示嘉前修撰趙某表裏一  
襲賜給又臨筵教曰酒房之說甚淳厚而宛轉矣此  
後後宮雖有所生定不封爵矣至筵罷凡三言之又  
入對 离筵奏曰人子事親之孝養志爲大 大朝



欲 邸下之勤學勤政則伏願克念養志之為大孝  
春宮嘉納之時持平趙宗溥劾領相李公天輔遂獲  
罪臺臣李敏坤洪楹繼之並譴竄府君劄救曰日者  
臺臣憲臣之論列首揆雖其言亦有淺深要其意宜  
出激仰在 聖世導諫之方固宜翕受而一例摧折  
不少假借昨日削一臺臣今日竄兩言官何 邸下  
待三司若是其太薄耶仍請亟收處分書入以護黨  
承嚴批焉兼西學教授間以掃墳辭朝也 上別賜  
丸劑以榮之館中故事蓋未有也乙亥春拜持平上  
書 小朝極陳講學節宣之要仍論領相自明之章

請詰言根左相金尚魯之疏激 上怒使正言金相  
度獲罪右相趙載浩之私書往復於都堂圈座並非  
是又及李詰輔李昌誼之兩銓通望請改正曹命采  
之逐罷善治通判黃景源之違越相避國典亦請譴  
削 睿批截嚴罷職不敘儒臣諫臣多上書陳救者  
後數日 上命入疏本使承旨條奏教曰舉一筆而  
斥三相至兩銓望專由黨心頃於 真殿既奏陟降  
趙某永刊仕版放歸田里秋因赦蒙宥拜修撰時被  
論諸人皆上書對辨府君遂上書曰臣因一瞽說重  
速反詈殆如四面受敵不服應接云云其後一罪人



上言及朴定齋事有句語駭妄者 上震怒鞫之囚  
言示草於黃景源景源就鞫府君以承旨參鞫奏曰  
景源臣嘗劾之而文人疎脫盖多如此使景源雖見  
罪人之書必不能覺其爲妄發矣 上釋然命特放  
黃公每自言賴是得免云冬以玉堂進講蟋蟀章奏  
曰凡民終歲勤苦少得休息而及其讌樂亦不過草  
草耳顧今八路值歉百姓顛連爲此樂者幾何請別  
加軫念 上曰是矣仍下賙賑之教及講綢繆章筵  
臣洪名漢曰自有勿分色日定婚之教人皆趑趄宜  
有指一下教矣府君奏曰凡婚姻之家或觀家行或

觀賢否而定之不可爲一切令甲矣 上然之丙子  
以繡衣廉察湖西未復命 上遲之府君以爲古之  
繡衣有經年乃還者委 君命於草率所不敢也盡  
得其實三月而復命黜不法守令三四人又論道臣  
抵罪拜兼文學修撰並呈遞拜檢詳以在外遞六月  
拜副校理時憲臣柳憲啓論載輿鄙悖之狀請削抄  
選又論參議申暲之盛陳文純公朴世采道德顯示  
從享之意請罷職承嚴旨府君與同僚聯劄救之曰  
夫抄選之臣禮遇當優而苟有檢身之得謗章奏之  
失着則言官之規正不害爲美事請寢前命嚴批遞



仍命限是年勿復檢擬持平李碩載伸救不報閏月拜文學十月拜北評事時穩城有犯越獄而又交濟倉穀奸弊甚滋命特除往治之旋以按獄查穀非評事任也改爲北關按查兼南北關交濟倉摘奸御史往覈之道聞鍾城奸民越境殺胡府君曰身任查事鍾穩之獄固宜並管况鍾事之重有倍於穩乎卽撤穩事馳到鍾城訶得罪人聞于朝 上教曰以穩城事出去卽赴鍾城貴矣他人必不爲矣屢下嘉尚之教卽以殺越人捕治事咨送彼國未幾彼國亦移咨而業已告狀得免噴言初美錢僉使楊泰根取犯越

者偷竊之物穩倖李世馨知其事嚇泰根受賂及按治盡得奸狀翌年春復命 上問世馨事真乎府君對曰獄情有似是似非者朝家旣命更查更查可知矣 上曰彼御史雖固執而於世馨事無所爭有乃父之風也府君退曰凡獄事非得真贓不可以桁楊之招成真案世馨事辭證雖備真贓未得故吾不以一律堅執矣世馨竟減死論是行也遍閱道內委儲輯成一冊名曰北道備荒錄及壬午三南大饑廟議欲乞糴于燕府君曰是不可何不以北穀十萬石代泛舟之役乎竟奏施之間拜玉署春坊七月差湖南



敬差官未發萊伯缺邊館有事 上臨筵命籌堂薦人僉以府君舉遂擢拜及莅任蠲債逋以息邊民排朔例以支官用宿弊盡祛至今遵行時有蔘商之潛鬻於倭市者事覺托言訓局物訓將金公聖應坐是罷 上以爲律潛商與受同罪今趙某不勘倭人罪非矣命罷拿領相李公天輔劄救曰趙某清簡剛明深得邊臣之體失之可惜請仍從之戊寅冬陞拜慶尙監司本道稅運已成積弊蓋晉密等二十餘邑邑皆有私船船各有京主率爲豪右所管或愆期發行或濫數裝載臭載之患和水之弊恣意幻弄而民困

再徵官輒抵罪十年間敗沒國穀凡七萬斛府君遂建議曰漕船良規也募遊食之民以充漕卒斫封山之材以造官船平時則行轉運之法當亂則備戰守之用此緩急並恃之道也遂採礮溪處士柳馨遠所著說設左漕倉於昌原之馬山浦右漕倉於晉州之駕山浦凡列邑貢稅百里以外納稅以內並納貢大畧爲五萬斛又以貫船捧糴之穀剗除留法凡工匠官吏之餼廩器械什物之價費皆取辦於此其他徵歛於民者並蠲罷而於造船募卒之一切區畫務從優厚以爲經遠之制度支惠局嫌其費府君曰不如



是漕卒不保蓋劉晏船塲議每艘千緡之意也行之五六十年民國俱利浦卒之衣食于官厚生樂業者千餘家而船費之贏餘儲峙計三十年可蠲一年貢稅云又以寺奴婢之追刷相續而嫁娶不齒平民謂足以感傷和氣查免其窳可矜者凡萬餘口伯氏竹石公嘗曰吾卯君嶺南治績人必以漕倉爲言惟其寺奴婢查頃及募人懸賞獵虎三百餘頭脫民於猛獸之口爲窳著云旱田不蠲災自故相柳尙運始非古也府君啓請依水田法隨起隨稅凡蠲減者七千結滿瓜以副提學召左相李公瑁奏曰趙某聰明才

智請差籌司副提舉 上可之一時兩銜極清要之選世鮮比焉辛巳春還朝引疾江郊間授兵曹參知大司諫判決事吏禮工參議者皆一同副承旨者二副提學者三皆辭不就又以辭籌司命勿呼牌望遂胥命于闕外三日 上察其不可強罷之又因嶺伯時事罷削者凡三其二微事也其一河大觀事之不爲登聞事也大觀祖弘度爲嶺人所崇享於其先祖相國演之書院大觀刊其遺文而行之醜正獎惡語多乖悖府君黜其享火其書刑配其人蓋以私行文字不足上煩朝廷也自丙子後酒禁甚嚴犯者刑配



爲奴六七年間京外犯禁被謫者相繼壬午六月以刑議奏言犯禁之類多是貧賤無依寡女獨戶之屬迫於飢寒冒死犯禁其情可矜而犯者日衆刑獄益繁率皆邊遠定配沒爲奴婢宛轉金木之下叫號道路之上流離蕩析景色慘然及今疏決之時宜施曠蕩之典 上惻然命盡放之八路疏放者幾二千人仍教曰夏禹拜昌漢庭賞直頃年一奏予已嘉矣噫今所奏正合予意縷縷褒尙之言不啻屢百言命取太僕馬使親受於閤門外事載 御製綸音中時恩霈浩蕩承佐與榮瞻聆所及民莫不加額翌年癸未

罪人權極上疏請申嚴酒禁犯者論死法旣具未布有言北帥尹九淵犯禁者命拿來時獲酒壺於九淵所其實空壺也 上臨門方用律諸臣莫敢言府君以謂使九淵犯法猶屬頒律前事况以空壺用法乎力言於朝班大臣遂聯劄救之雖不得回聽竟爲九淵伸雪之本云移副學轉吏議振淹滯恢公正政目一出物論洽然未幾遞拜刑議除諫長十月復拜吏議先是府君之居銓也以前校理李商芝擬陞品望上命勿施而該堂問備至是府君上疏自引曰臣與商芝同榜矣臣以鹵莽猥躋大夫之列商芝恬靜介



雲石遺稿 卷十五  
潔登科十年纔陞一級遽承驟躡之目臣竊愧糠粃  
之在前也不報時掌令金著者語星州前牧使金致  
溫濫殺事請行查始府君之按嶺也星州有土豪呂  
姓者劫奪良家女受采者地主笞之死其屬稱復讐  
持兵器狙伏于路事發 上命誅之後有爲呂左袒  
者囑臺臣奏其寃府君曰此戕殺官吏之嚆矢也上  
疏陳其狀 上命勿施癸未正月拜戶議三月移副  
學當贊善宋公明欽之去朝與諸僚聯劄請留及其  
承嚴教也又聯劄伸救曰乃者宋明欽筵奏疏語實  
自附於責難陳善而恩禮未卒遽示厭薄之意至以

所引詩章屢下責教夫章牘之引用經史不拘世代  
之治亂時君之賢否者前古何限以此爲罪未之聞  
也噫彼儒賢講明義理其於出處語默之節自有素  
定何待乎人而日前辭旨有若被人恐動不自主張  
者然竊爲 殿下惜此教也嚴批免尋拜吏議遞五  
月拜刑議移同副承旨遞拜戶議數日轉刑議同日  
移兵議遞七月拜兵曹參知同副承旨遞拜禮議膺  
通信正使之命通信之役越巨海赴絕域人皆規避  
屢易而及於府君府君素患痞疾方委床茲慨然曰  
王事也敢以疾辭終無幾微色纔十日治發及辭朝



雲石遺稿 卷十五  
上特賜宸翰以寵之十月自釜山乘船十一月到日本壹歧島半渡風雨晦冥白波如山船之鷗木折鷗者柁也舟左傾右仄帆檣撲浪覆沒在呼吸間府君見事急曰國書有吾 君姓諱既付於余雖死不可離吾身也取國書背負之左右皆泣有小吏白曰願以公之衫投水祈厄府君笑曰死生豈係於是不許有頃風頭乍歇日光穿漏有彩虹起船上其兩頭插於船之首尾若彎弓而舉者然船遂獲安見者以爲神甲申四月竣事還館次大坂城夜有盜殺我小校賊逸時羣情疑怯請乘船防患府君曰下船示弱也

不得賊受侮也雖經年留館賊不得吾不下船遂責諭諸酋長爲持久計於是關白送九查官竟獲賊償命如約條焉及還坐是削旋敘道拜大司諫七月復命 上喜甚命加嘉善階例也是行也乘船者五百人自价使下至幕屬校卒應酬撫馭之方與夫嚴邦禁講鄰好其緩急操縱寬猛恩威各得其宜人無不心服焉府君自治萊按嶺之日倭人夙憚威望故於槎行接遇之節比前盖有加云例於信行人卒齎送不豐府君自出盤纏多備衣袴以去渡海經冬襤褸者衣之死亡者殮之其禮受銀緞珍奇之物甚不貲



而盡散之行中不以一芥帶歸渡投金河也和金東  
溟世濂詩以示意及還泊釜山又罄餘齎蓼貨以慰  
歸者殆萬金焉島產有甘藷宜於救荒府君取其種  
而歸送濟州種之曰濟之土產似倭島此物或其宜  
也異日濟民必有所賴濟種果漸繁或稱趙諸云其  
後丙戌年間倭差至萊館言關白生子要我致賀儀  
守臣以無例却之經年不去朝廷憂之府君在籌司  
招舌官授之言曰我國於交隣之節必白於大國大  
國之生太子未嘗賀也今獨賀於隣國則大國噴言  
何辭以對倭差語塞而歸尋移都承旨遞拜右尹時

金公應淳疏論太常享需裁減之失遂獲譴始府君  
居銀臺因雷異草啓欲以是事爲言金公止之未幾  
金公見前輩引朱子說乃上疏而語及僚臣盖指府  
君也府君上疏自引曰今者享需之校正固知 聖  
意之攸在而任事之臣亦豈爲減省而然乎當初上  
下之論欲齊其參差不齊而已欲節其格外濫費而  
已而畢竟校正者只有減而無所加苟於古例一毫  
有違豈不有欠於重祀典之道乎顧今國家經用旣  
未能隨處減削尾閭之泄濫觴之費無以盡防則此  
正朱子所謂先減享需豈不未安者也 上降嚴批



仍命領相洪公鳳漢入侍問太常裁減爲幾何對曰  
二千石而乃 陵祭茶食也命復古從五禮儀仍教  
曰趙某於卿豈如是乎驟聞而爲之出於固執非有  
心也對曰人見不同公體亦異古有富弼晏殊事臣  
與某無所嫌矣府君於洪公妹婿也每於事之是非  
處不以親厚而苟合及太常事出一世譁然疑之府  
君曰吾則情誼固自如特言論或不同耳尋拜工刑  
曹參判同義禁舊制刑曹吏胥無常料故率皆無賴  
白丁其虐害都民罔有紀極栗翁之論亦嘗及此府  
君拜亞堂因事條陳遂承命罷掌隸院而屬之本曹

鳩合贖貨爲隸吏常料其非法侵漁之習自此少息  
焉於六部長貳任秋曹爲尤數每衙坐有作奸犯科  
者不憚強禦痛治乃已其苛察科禁一切不行都下  
肅然乙酉春兼知春秋副摠管三月拜大司憲時舉  
文廟酌獻禮駕在道忽有訓練院試射之命隨駕三  
司爭之並譴罷府君時未出肅遂上疏救之疏未入  
命還寢拜禮刑參同 經筵多不出差宗簿提調丙  
戌五月拜副學命行館錄時賊臣厚謙以禁鬻螟兒  
其勢薰天將入弘圈莫可遏府君惡之遂違召及嚴  
教荐降胥命金吾終不出 上震怒命三倍道竄三



水後旬日 上於筵席教曰乃父忠厚而其子固執何處學來乎仍下念昔之教命放還拜同樞工參承文提調丁亥正月 上將舉耕蠶禮府君以同春秋考史于沁都阻冰甲津復命少遲命配通津大臣陳其實寢之二月拜吏參承命製進律詩十韻受鹿皮之賜五月遞拜戶參八月轉大司成十月移吏參尋移諫長右尹其於亞銓也務行公選私囑不敢行不悅者由是滋焉於泮長也病時文敘致短促嘗曰程式之文國家所以取人大有關於治道汗隆不可不慎也遂斥去其偏陂弼急之類獎拔其紆餘爲古調

者大臣亦於筵中稱之戊子春差宣惠堂上由亞卿帶是任近例所罕也拜禮參四月拜同禁副學又不膺弘錄之命飭教轉嚴至命却藥遂懸牌胥命補法聖僉使六月以同 經筵召十一月拜工參尋移都承旨轉吏參遞拜同敦寧己丑拜大司成同成均戶參或出或遞庚寅正月領相金公致仁以久次奏擢資憲階拜工曹判書同成均知義禁三月移拜吏曹判書違牌罷敘差 社稷提調五月拜弘文提學薦授平安監司辛卯二月特授吏判旋命仍前任五月以來湖公仕進銀臺差晚降嚴教仍命遞府君藩任



未及還朝正言宋聚行投疏搆誣極其陰險以爲關西失稔而方伯不爲賑政又言督捧四十萬營債而耗穀斥賣不許小民盡給巨商又入侍至稱人相食上大驚命道臣查啓因遣御史李命彬潛往探之蓋辛卯秋清南北不至大無故不請公穀自備五千六百石分賑十餘邑而各邑自備又不下此數且西營時儲不能滿萬舊逋之外十年債欠爲四十萬府君因朝令徵之周歲所捧二十餘萬其云耗穀斥賣者營門雖許賣而論價舉行各邑也給商給民非營門所知府君還卽緘對藩查繡啓並言言出無根而逐

條論辨大臣亦據實奏之教曰噫聞其所由督徵其債本色捧糴任怨奉公予見於趙某命特敘持平洪樂恒疏斥聚行疑亂之計事遂已六月拜知敦寧移吏判並辭遞因兼司譯提調右副賓客藝文提學八月拜禮判又上疏言情跡難安 上特下溫批畧曰卿之所遭專由興訛嘉卿任怨予何舍卿遂特召府君不得已膺命轉兵判時 上試射隆武堂來湖公以承旨入侍 上特命與府君耦射並賜臯比又下御詩追提府君以同胎兄弟童子時入侍之事又念竹石公休致之請久而愈切特許之宣教之日命兄



弟以次進前又親綴祭文命致侑鶴塘公恩渥隆洽一世榮之時武臣朔試之法廢不行殆二十年府君申嚴舊制而遵之以勸武臣之不操弓者又以爲激勵士卒莫如拔之行間故各營編伍皆有超擢之階獨於本兵無之甚不宜遂於校額中另設取才之窠以待軍卒之能者十一月差內局提調移吏判兼知經筵掌樂提調上疏懇辭批曰授卿冢宰業諭相臣不顧身爲國事於西藩熟知之矣辭教鄭重府君遂膺命行都政注擬之際嚴於激揚世以爲乙巳後初政然睢盱者自此益多壬辰正月遞拜工判

四月特旨除兼副提學府君遂上疏曰夫以二品兼玉署長者國朝四百年僅數人耳如國朝名臣柳希春鄭經世猶且薦而授之伊後未有繼之者請改銓曹亦以格例陳達遞五月又特授都憲時鄭公存謙爲銓長以來湖公通國子長而三望皆純色也於是賊臣厚謙怒其偏媒蘖百端目之以清流禍遂作會有騎郎邊景鎮者奏對妄發上震怒鞫之景鎮惶怯遂妄言嘗見吏判之通國子也遣子通議於領相金致仁於是臺臣承時論論二公罪方發金公之啓也府君三違都憲之召嚴教荐疊催促之聲震於中



雲石遺稿 卷十五  
外又教曰若不膺命當殿坐建明門矣府君終不動始命罷職不敘以鄭運維代之運維請府君削黜上從之陞運維爲正卿以賞之時 天怒未霽嚴教下於府君者殆數十百言憲府宋瑩中李恒祚趙榮弼宋霽等啓言今番事旣由於其弟之通清則其兄處義固不宜冒當而不爲陳章自犯違傲請遠配始允之旋以沒把捉不允於是府啓相繼至七月 上復允之謫利原禍色甚怕府君怡然就道居謫以文史自遣北關士子多從游者至冬 聖心稍解遂蒙宥癸巳夏拜刑判藝文提學瓦署提調辭遞七月拜

吏判 上以居郊稽謝卽命拿入問肅謝乎否對以情病難強之意 上震怒命竄北青旋改不敘之典來湖公亦坐是遞隋城伯十月拜右參贊辭遞十一月命備堂之在外者入城府君時在江郊承命差遲特命充軍于通津後十餘日因大臣奏命放敘甲午春復拜右參贊陞左六月以弘文提學又不膺弘圈之命初命不敘又教曰頃年玉署擿捱已過今日提學焉敢若此旣固執乎文任宜用武班再命補忠清水使以錦闔有湖山之勝三命爲喬桐水使又以謝恩稽滯記過拿入命卽其地充軍掌令權坪言重臣



處分過重非禮下之道尋宥還八月敘拜禮判知  
經筵 社稷提調旋授兵判藝文提學冬以增廣主  
試上疏言本兵之任不可當經宿之試場命許改未  
幾病遞乙未五月拜吏判疏辭初命補永宗僉使又  
以謝恩稽滯命三倍道卽其地充軍旋因大臣言命  
毋倍道未幾特放敘差觀象提調十月拜刑判十一  
月以吏判疏辭嚴旨補安典僉使纔旬日以男判敦  
公登文魁特宥以禮判弘提召還差司僕提調十二  
月復拜吏判府君於是任因辭遞被謫者三而 上  
意終不舍又值 代理之初義不敢辭遂膺命行都

政時事會急迫而府君荐憾之餘拋置世事猝當政  
席屢承責教辭說朋與府君益不安丙申正月呈告  
遞又以文任屢違召 春宮下飭教終不敢出初西  
營之捧債也申晦爲道伯時所放最多而其姪光綏  
借名犯用者爲萬餘金刻期徵之光綏大困時光綏  
挾其叔張甚嗾宋聚行投匪賊臣國榮方用事府君  
嘗斥其輕薄無行乙未冬判秋曹時以其嬖妓之怙  
勢乘輜刑治之其臘政又不通東壁國榮久蓄怒思  
有以陷之至翌年丙申春獻納李杵挾宿憾承國榮  
指乃投疏搆說罔測盖杵嘗躬問賊崇於獄外府君



雲石遺稿 卷十五  
言於稠座枰大怨之遂以厚謙之擬望春曹謂之締  
結尹養厚附麗厚謙又引關西事以聚行疏爲實請  
詢伊後道臣交承道臣具允鈺及蔡濟恭登對從而  
搆捏至謂不設賑政徵債者並虛錄遂降嚴命姑先  
投畀于渭原郡倍道押付又以年前御史李命彬之  
啓多營護竄之又命製進諭西民書令道臣布諭之  
於是賊臣煥億繼疏至曰與洪麟漢血黨前縣監閔  
昌烈又乘機論西事尤憐昌烈亦嘗有私怨於府君  
者也 上燭之並不報時羣憾並湊禍將不測判敦  
公遂擊鼓鳴冤其於附麗厚謙事引丙戌弘錄言臣

父不欲加圈其名至被竄謫及其勢熾終不染迹不  
幸於前冬秉政也養厚來言曰厚謙如得實職必當  
以李迪輔事上疏伸救云臣父遽信其言卽擬春曹  
今以一望之見欺至加附麗之目寧不冤哉先是李  
迪輔駁厚謙被竄府君每傷之及聞養厚之言遽從  
之蓋欲彌綸世道而不覺其見賣於人世皆知其冤  
上察之敎以子弟稱冤不是異事事遂白其於麟漢  
血黨事言男妹之間情非不親而議論歧貳舉世所  
知又引藥院事曰臣父以 代理一事時日爲急縷  
縷言及卽此一事其言議之各異可知也先是乙未



至月 代理議起府君於藥院對麟漢斥其不卽舉  
行曰大臣非矣此何時也李公徽之在座國榮纔起  
亦微聞之其說遂播 上亦察之事遂白其於西關  
事其曰賑政不設者引具允鉦辛卯道啓中言前道  
臣善爲設賑事爲證事遂白其曰發賣剩錢與虛錄  
事引關文及營簿爲證請行查時臺臣有以褊裨權  
然登於昌烈之疏奏之命拿然訊之判金吾濟恭也  
然本慌怯不勝杖乃從濟恭口授遂誣服言其時關  
西米石十緡發賣剩錢爲三十萬緡云遂行查于本  
道時判敦公以擊鼓在獄中濟恭必欲鍛鍊獄事不

使通門外消息至西查命下之夜獄中鼎沸有吏卒  
過於圓扉外者妄言後命下謫所云判敦公自念欲  
鳴父冤反至於此遂引刀自刎絕而復甦金吾以告  
上稱其孝卽命出之獄及行查參覈者或言其當考  
各邑文簿以相參證監司徐命膺知時議欲致之死  
不聽勒令從然供納招構案以聞命拿問時宰臣徐  
有隣罹鞫事言爲趙氏所惡盖由西營賣米時身爲  
管下守令受其輕價發賣而今趙某以重價得罪謂  
臣知其狀而不爲疏辨故惡之云因此而查啓之誣  
實爲 上所燭云府君旣就拿供曰苟使臣稍知律



雲石遺稿 卷十五  
已粗畏國法謹慎於設施之際詳審於簿書之間則人言豈至於此乎與其費辭自明毋寧順受天命爲不失秉彝之心云云供入教曰所犯雖重其心可見屬之宥旨前事減死配金海嶺沿民吏素蒙府君之德府君就囚訛言遠播往往有登山望祭者僧徒或燃燈設醮以祈福及赴謫爭來問慰莫不流涕焉獻納辛應三發啓請依律不允都憲李世澤疏請依啓上以架壘院啓爲批其後月餘獻納李杵停啓時天威少霽時論稍解杵之停啓以是也蓋西事所坐三條其曰徵債錢十萬者當西營之減債也以詳定

價買得備局發賣米三萬石零糶糶取耗以補軍需者今其穀物見在則此穀卽此錢也其曰備局錢七萬八千者凡於交遞之際營需告罄則輒割用公簿謂之記縮其弊莫甚府君憂之將行排朔法請貸備局錢之封不動者旋以遷動之難便初不出庫使各庫互相推移而備局所貸雖不出庫亦以償報之狀狀于備局俗謂之庫中還報蓋文簿去來之規也其曰賣米剩錢四十六萬二千者當府君按西之歲京司及該營發賣米總十一萬三千餘石而有京司之送差者有該營之別置者共三萬三千餘石此年例



也三萬二千餘石卽徵債錢之所買置者也二萬四千餘石值清北之失稔發關減價者也其餘二萬二千餘石乃是和賣於列邑者卽辛卯繡啓所謂文簿俱在並計剩錢六萬八千還報備局云者也營簿邑牒如彼其昭昭也而因辛卯繡衣之新得罪莫之爲證時議蓋如此也府君氣稟素堅確而宦遊南方痰癖已痼及至晚年經歷風霜久處瘴濕轉益危殆竟以 正宗丁酉九月十一日丑時臯復于配所嗚呼痛哉歛以士服返以素輦遺命也事聞 上特命宥之遂倣古人藁葬之義權厝于楊根龍津壬寅冬因

邦慶蒙給牒之恩癸卯九月禮寔于原州敬庄里爵臺洞癸坐原庚戌判敦公又因蹕路籲冤 上命大臣收議時相臣多稱其冤而如重臣李公文源雖有素嫌亦訟于筵席會蔡濟恭居相職推諉漫漶終不獻議迄至甲寅春判敦公復上言乞令金吾趨卽收議於是大臣請更查于本道至六月 上命御史李相璜往查之查啓畧曰以應問各人之招參以營邑文簿較看於趙某之上言則語皆相符各有歸屬云上更命籌司議于大臣及曾經道伯人僉議俱以爲冤 上教以重臣所坐非賊也別有難明之誣賊機



雲石遺稿 卷十五  
迫急又將棄一故家而關西事適先發從先發之事而收殺之伊後難明之誣旣燭本情之無他旋命復其爵而錄其子果使重臣所坐真箇是賊也云爾則前後處分豈若是宛轉委曲乎况其減直之明證印關宛然輕價之勿拘筵奏有人裨供落空吏簿難信藉令剩餘誠如傳說事理俱不相似豈有事理外所犯乎屢次詢問尋遣御史者刑政所關欲使人人曉然知事實也故監司趙某關西三件事並置分揀之中首尾累百言條分縷析洞辨無餘府君之寃遂大暴於世而後於判敦公之差備堂也 上特以追先

卿未卒之志事爲教又於筵席屢下褒嘉之教於此可以見當初處分非出 上心而專由於權奸之構誣也至 當宁壬戌以判敦公階一品 贈府君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嗚呼府君幼有俊氣不就繩墨八歲馳悍馬時大將張鵬翼以威武稱府君擠其弁而摩其頂曰人言張鵬翼壯士果然一座大驚及丁李夫人憂悲哀甚遂以禮自檢事鶴塘公愛敬備至鶴塘公善病府君侍寢嘗藥罕離左右疾革割指以進血及喪痛毀踰節吊者稱焉過朞判敦公甫九歲嘗摘園果以進不之嘗蓋三年不食果也於奉先



也每以豐昵爲戒而誠力俱至始祖墓在豐壤追繼  
鶴塘公故事增墓田定祭式主其事者殆二十年不  
懈又於祧墓並依始祖墓式至誠經紀至丙申自西  
塞就拿也禍色沸騰親戚迎訣於中路府君於蒼黃  
之際惟以先代碑役之未就祖墓齋舍之未修爲恨  
申申託付見者莫不感泣焉嘗以譜牒多舛誤積歲  
費力合宗收族及按嶺闡捐廩鳩工重刊全譜並及  
先集之將泯者外氏第在百里外貧甚每於忌日必  
專价助需又於外祖墓自辦立碑此府君追遠之誠  
也府君兄弟三人友悌隆至少時名堂曰三瑞以伯

氏字光瑞季氏字寅瑞也事伯氏如嚴父視季氏如  
半體雖居常湛樂而遇事則警飭人以怡怡而惵惵  
爲難及也與季氏同胎以生顏貌鬚髮酷相肖似言  
議處事十而九同人皆異之常築亭東湖之上雙門  
而同房兩几二杖左右相對世以趙氏雙湖亭稱之  
末年季氏先卒自是不復對鏡焉於宗族敦恤罕比  
雖遐鄉疎族必曰來於我乎館急於我乎告助婚庀  
喪繼絕恤窮以趙爲姓者皆以爲歸家居莅外草屨  
滿階嘗於謫路見同宗數十人困於徵糶遂傾橐救  
之傳爲美談推而至於同研同槎知舊之際輒加厚



雲石遺稿 卷十五  
焉蓋其氣象規模恢拓如是雖不悅者口無異辭此府君友悌敦恤之實也其居家也嚴以訓子女最戒奢侈寬以御僮僕罕用鞭扑巫覡不入門象譯無私人素尚樸儉不事外飾冠佩不致美几席不務潔車馬雖敝色無難衣服雖新意毋惜隨遇任真不以管心飲食每戒邪味異饌取充腹而已家食厨傳之間不以鼎俎之失加笞楚焉於家事任之而已性好施嘗誦麥舟之義見人之急不計有無庫廩箱篋常無餘儲俗尚齷齪不肯拔一毛而府君用是道世以手段稱焉反爲惡之者口實痛矣嘗受錫馬馬直數百

金適一弁自遠來窘甚無以自達遂脫驂贈之其人由是驟仕及其典邑有別遺焉府君歎曰始吾慕古人風若反效市道乎遂疎之凡守宰贈遺稍涉無名者輒不受嘗曰人之贈遺要相結也而吾於人之贈遺都忘之何以贈吾爲此府君居家之道取與之節也府君素性亢直稟氣剛大其於行已處事之際見得事理是處秉執甚確 上每嘉之必曰趙固執罪之亦曰趙固執世皆以固執稱之是故當官引義雖天威震疊傍人喪魄而未嘗撓奪視嶺海如坦道其於莅官居銓關節不通人不敢干以私我亦未嘗以



私干人是以位列冢宰而不能庇親戚姻婭之私當其言議也剛不吐柔不如而面折人過無少假借嘗曰吾見人不是處不能忍是吾過也然規模豁達雖素嘗不平者或見其改革或見有他善便坦然待之無所芥滯其按廉巡宣也遇官吏不法事雖甚親熟罔或容貸而文簿之大關重律者則不爲宣暴待其人以微罪去而還其券不使人知被論者反感服其厚德焉凡接人也必推心待之間有不如意者輒曰人心不如我心信人太過不害爲忠恕之道嗚呼此府君所以直道取困也夫初鶴塘公受知於英廟

恩遇最盛終始不替嘗泣語家人曰廷臣受恩者何限而未有若吾身者爲吾子孫於國事必以披胷受箭爲心以報吾未報之恩可也及府君釋褐之初上追提昔事倚毗甚摯教曰榜中二十人得某一人足矣府君追家庭夙昔之訓感聖主不世之遇常以忘身殉國爲誓凡於利害禍福一毫不置念頭其在三司也每中夜草疏不示家人自附報恩之義名曰含珠錄其疏有九條曰修君德曰輔睿學曰明義理曰別賢邪曰崇儒道曰輕賦役曰通章奏曰節財用曰修軍政凡數萬言欲待可言之會冒死陳之事



雲石遺稿 卷十五  
機輒違雖未果上而常置之枕中以勵願忠之志是故每當國事直前做去言議峻發世或言先公忠厚人皆愛慕而公尙嚴規模何不同也府君曰先大夫處地旣孤士氣未振故惟欲潛扶微陽安養萌芽凡於動靜云爲之間每以鎮物爲務今時則不然士大夫汨於榮利風節骯骯世道人心日趨於下不如是何以淬礪末俗爲一分挽回之道乎此時措然也及府君晚年見時事益艱厭處闐闐喜就郊垞與窮交舊識碁樽自娛每醉後慷慨悲咤正言無諱尤以此見忤於世竹石公嘗與府君語曰臣之於君猶子之

於父也父母有疾其子進藥餌則父母發怒非徒却藥又害於病則將如何吾則知世道不可爲惟辦一退字以報國耳君才器足以經濟世務其勉乎哉府君曰進藥於父母父母雖發怒何可停廢醫藥束手以待乎苟有絲毫可益當忘身爲之惟辦一死字以報國耳及竹石公未老告休超然遠引世之榮辱無得以入焉府君當橫流之際苦衷莫暴橫被污蠚然不以是自悔也悲夫府君精神過人有時記數十年前一面從宦以來不暇讀書而未嘗忘少時所讀用之沛然性不喜詩工於駢儷於書嗜孟子爲文章不



事刻厲組織之態惟以理順爲主適於用而已或曰公之文一日可使草萬言疏人謂之善評府君雖屢處文任不欲以詞翰自居於著述也不要時名輒漫不收凡遺稿幾卷海槎錄幾卷藏于家至於兵訣射法簿書計數之屬皆不費力而人鮮及之此可以見府君精力之有裕也配貞敬夫人豐山洪氏禮曹判書 贈領議政貞獻公鉉輔之女永安尉文懿公柱元之玄孫左參贊任文僖公陞之外孫夫人性度端貞篤於孝慈以至儉于家睦于族一於誠勤每以親舅兩家門戶赫烏而府君位望漸隆世路多險勸府

君謝事府君以國恩未酬不遑爲自全計及丙申府君就拿也顏色如平常而潛以藥自隨及隨金海鵬舍初終之際無違則旣葬孳孤守山下惟以謹畏飭家人而未嘗有一毫怨尤之意及府君伸雪之後恩榮夔絕每歲首 上必遣度支郎賫紬米存問以爲常逮至判敦公之入耆社壽考寵祿世罕比也以當宁戊辰卒享年九十二祔葬于府君墓左舉二男二女男長卽判敦公鎮寬文魁階輔國次鎮宜秀而天女適士人韓用靜士人洪秉協判敦公娶府使贈吏參洪益彬女生三男四女男萬永文科今正言



雲石遺稿 卷十五  
原永進士今佐郎寅永生員女李復淵武科前府使  
金炳文蔭仕今縣監尹慶烈進士今郡守李在文鎮  
宜娶吏參金光默女無育取判敦公之次子原永爲  
后韓之出一子元履蔭縣監三女洪遇燮文科今承  
旨洪顯圭金基常蔭仕今縣監洪之出一子起燮文  
科今應教內外曾玄多不盡錄嗚呼府君之歿殆四  
十年所其平日言行與夫立朝事君之實世幾無彷彿  
記得而至若末年遭罹事屬黯昧然而日月回照  
誣案克伸 先王昭晰之教丁寧懇惻可以永有辭  
於後人法當告于太常以受節惠之典而先人之未

遑盖有待也今則歲月淩邈志業愈泯不有當世立  
言之君子發揮而闡明之將於何考質之乎茲敢畧  
掇遺事之先人所錄者袖以進之伏望尊丈特念先  
契之篤俯賜一言之重俾幽明無憾焉

先考判敦寧府事兼吏曹判書柯汀府君家狀

先府君姓趙氏諱鎮寬字裕叔自號柯汀系出漢陽  
府豐壤縣始祖諱孟高麗開國功臣官門下侍中入  
我朝有諱益貞吏曹參判漢平君諡恭肅生諱彭進  
士能文章早卒生諱宗敬號獨菴官典翰嘗沮金安  
老之再入反爲其黨所擠及安老敗卽日特 贈都



承旨生諱廷機舍人 贈副提學兩世皆南床選也  
生諱守翼選翰苑官止校理 贈吏曹參判豐寧君  
自典翰公以下三世材學名節爲當時所推重而相  
繼早幼位不稱德世皆惜之生諱滄佐 仁廟靖社  
策勲封豐安君官左尹 贈左參贊諡景穆生諱仲  
耘信川郡守 贈吏曹判書生諱道輔敦寧府都正  
贈左贊成於府君爲曾祖也祖諱尙綱號鶴塘官行  
吏曹判書 贈領議政諡景獻 英廟每稱之以有  
德宰相考諱曦號永湖官吏曹判書 贈左贊成諡  
文翼 贈以府君一品階推恩也妣貞敬夫人豐山

洪氏禮曹判書 贈領議政諡貞獻諱鉉輔之女永  
安尉諱柱元玄孫也府君以 英宗己未四月十三  
日戌時生聰悟異凡兒五歲能作句議政公特奇愛  
之十一歲挾書就贊成公桂院直廬閒靜堂宋公文  
欽時在伴直贊成公命之學宋公見府君讀論語賀  
曰文理已通無待教也嘗因都尉揀入闕中使引入  
揀諸兒至淑媛閣下曰貴人有命矣府君獨不進曰  
士夫何可就後宮召乎及過 真殿北向四拜 上  
聞之大加嘉獎奏于 慈殿曰此兒拜 真殿云殊  
可感也十七始發解已以經義名世每一篇出人皆



傳誦壬午中生進兩試辛卯除義禁府都事不就乙未拜翊衛司侍直同年十一月擢求賢科壯元是時上有良弼之夢特設科再試儒生諸券無當 聖意者遂親策蔭仕人府君居魁焉 上亟喜得人教曰趙曦有子矣特收補外之命贊成公適以長銓違召黜補安興僉使故也又賜祭于議政公屢下備忘褒以忠孝超擢通政大夫次命除禮曹參判弘文館提學盖用傳巖故事也旋因大臣奏以古今有異不必驟陞寢之特拜承政院同副承旨使之放榜前仕進恩榮浩蕩迥出常典一世歆艷而禍機亦自此萌焉

序陞至右副因僚嫌懸牌命補永宗僉使旋寢特除廣州府尹諭以欲試之意丙申正月京畿御史俞漢敬搆以路中不避論罷時贊成公以銓注事日益艱疏繡啓之發實有所窺覘也 正廟初元獻納李杵挾宿憾承賊臣國榮指疏誣贊成公謂以附麗厚謙又因按關西時事搆捏至慘賊臣煥億繼疏謂以洪麟漢血黨羣憾並湊事將不測府君遂擊鼓鳴冤畧曰臣父於丙戌年厚謙弘錄時待罪副學而不欲手圈其名終至邊配不幸於昨冬當銓也尹養厚來言厚謙如得實職必當以李迪輔事上疏伸救云臣父



方以李迪輔事之日騰朝紙爲惻然遽信其言卽擬  
春曹今以一望之見欺至加附麗之日其謂洪黨云  
者男妹之間情非不親而雖以去年至月事言之洪  
麟漢於關中與臣父語臣父以 代理一事時日爲  
急縷縷言及有聞之者有傳之者如此而謂之血黨  
豈不冤哉至於關西三件事其曰賑政不設者引前  
伯道啓爲證其曰剩錢也虛錄也引關文及營簿爲  
證請行查 上教以子弟稱冤不是異事遂行查于  
本道時府君以擊鼓就囚而判金吾蔡濟恭也必欲  
鍛鍊之不使通家信粥飲皆檢而入凡七日至西查

命下之夜獄中鼎沸有吏卒過者妄言後命下贊成  
公謫所府君自念欲鳴父冤反至於此無面目立天  
地間遂引刀自刎絕久而甦金吾以聞 上連稱孝  
哉孝哉卽命出之獄及贊成公之移配也又提府君  
自刎事特命減律丁酉丁贊成公憂于金海鵬舍奉  
櫬歸鄉廬痛毀踰常節焉壬寅贊成公追蒙給牒之  
命府君亦付軍銜戊申八月 上教以贊成公居銓  
見誑之實特拜府君敦寧府都正府君感激恩造一  
肅而退庚戌復因蹕路上言曰臣父所坐關西事實  
千古所無之罪名則臣豈忍以一籲之未蒙見白徒



雲石遺稿 卷十五  
畏沒身之刑不思所以申暴而于今十五年間吞聲  
飲泣淹延到此者誠以臣父之本心既未能自明則  
此一節猶屬餘事乃者恩教昭晰衷情悉暴此臣父  
再生之日遂以關西誣案逐條論辨請更查仍胥命  
于闕下 上命詢大臣皆言更查爲當而會濟恭居  
相職推托不獻議府君席藁其門懇乞覆奏終不聽  
府君歸語人曰昔老峰閔公之被謫也其胤文孝公  
鎮長丐命于時相睦來善得免慘禍今吾決知其不  
我動念而所以爲此者不但有先輩故事亦欲盡在  
我之道耳癸丑正月 上推恩于逮事 英廟之卿

大夫諸臣府君陞嘉善階四月拜漢城府右尹疏言  
向年哀訴乃蒙回啓之命而有司靳奏便作私室之  
一故紙因力辭承溫批六月遞拜副摠管呈告至十  
月遞甲寅春又上言乞更查蓋自贊成公被誣首尾  
十有九年上言者三陳疏者一胥命亦屢年矣至六  
月特遣繡衣於本道按簿行查盡驗其無實府讞廟  
議一辭稱冤於是 上洞賜批諭仍下伸白之命咸  
以爲無冤不伸天理之常而其感動 至尊實由府  
君誠孝所推云七月拜右尹同義禁始出膺八月特  
旨差備局堂上諭以俾效其先臣未卒之志九月移



雲石遺稿 卷十五  
拜刑參又差荒政錄編輯堂上撰次國朝以來遇荒  
惠恤之政爲年表四卷歷數載始成以進命其書曰  
惠政年表每有編摩之役輒使之與聞多蒙採納適  
一宰臣號於小學有熟工 上欲命改舊註府君奏  
曰小學雖蒙士之初入德者其爲教民成俗不輕而  
重苟非宿德醇儒不宜妄加增刪此宰臣雖有文識  
其何以遽議前人之註釋乎 上曰卿言好矣因寢  
之十月差承文提調十二月移拜大司諫旋仍乙卯  
二月以赦令中有爭執事命秋堂並竄以親年收贖  
俄而因華城進饌時應參外賓西敘三月拜兵參差

整理儀軌編輯堂上四月移禮參旋仍兼同春秋考  
史于沁都移刑參六月移左尹左副承旨以 惠慶  
宮周甲進箋時禮房勞加嘉義階序陞至左連拜左  
尹兵刑參承旨七月上疏乞歸 上以原疏留中特  
命入侍諭曰日下先務不出於勵廉耻卿之告退勿  
論過中與否固當扶植培養之不暇而但所以獎拔  
卿者予志有素定也以先卿自期之心多有未卒之  
事遂其未卒卽卿之責豈可遽退乎若循例賜批則  
成一節拍故所以面諭也後於賓筵縷縷數百言洞  
喻不當退之義府君以 聖旨之提及先故黽勉供



職八月差掌樂提調九月拜都承旨間爲亞尹刑參  
丙辰三月以耽羅運穀事差羅里舖勾管堂上出爲  
開城留守本府以畿輔重地漸成痼弊而拓疆之議  
已過百年府君廣詢民情詳察地形條列狀聞遂割  
長湍之沙川以西金川之大小南面屬之本府仕宦  
者積屈不振狀薦人士之可合獎拔者盡蒙甄用舊  
有儒債之例府君請以儒給債非待儒之道遂罷之  
流來衆瘦剗革畧盡旣歸府人建生祠繪像享之丁  
巳二月拜慶尙監司 上以大夫人之九耄將往爲  
難命仍任四月以親病疏遞拜知申禮參又以知申

奉命往鐵原諭祭于故忠臣遼東伯之祠後於筵中  
以旌閭之尙闕奏施之五月拜全羅監司屢陳私義  
之難冒藩闌兼以親病爲辭頻承嚴飭終不膺蒙遞  
閏月差有司堂上大典編輯堂上七月兼大司成乍  
遞輒仍及當陞庠克恢公道務收體製之雅馴者不  
得者嗾掌令文躍淵疏謂榜眼未出物議先定 上  
責以風傳府君疏辨仍乞免其後屢拜泮長終不出  
十一月拜兵參十二月移知申以咸興馳馬臺碑文  
親受時對舉勞陞資憲階戊午正月拜知春秋都摠  
管工曹刑曹判書差司譯提調因朝儀有錯乍罷旋



敘三月拜知義禁又拜工刑判差關東勾管堂上五月差湖西勾管堂上承命審理京外獄案府君以審理重典毫忽之差死生判焉晝宵殫精多所平反時有鑄重錢議僉以爲可府君獻議曰錢貨上之所造也物產民之所出也物產有限而錢貨日增則百用翔貴民受其病顧今人心漸淆利竅百穿又於其間創出一奇貨非所以示民以朴也事遂寢未幾薦拜戶曹判書釐剔奸弊謹守公格時有戚臣洪守榮之喪命庀東園副器而執義趙德潤誤認府君之承命奉行投疏請勘上不賜批筵教截嚴命於政注永

勿舉德潤府君因此撕捱承飭教勉出兼差內局氷庫社稷尙方諸提舉己未春差迎接堂上二月以尙方提舉換司圃提舉又以司圃提舉換內瞻提舉本寺有矯弊事特教之也十二月差迎接堂上庚申正月遞薦拜兵曹判書時方冊儲選差胄僚府君承命行政退而疏辭不許銓注之際必以振淹滯爲務久屈者多被甄用有以親老十年不求仕以終孝者府君嘉其人首舉之後以此及於辭疏三月差貢市堂上四月因親病辭遞差宣惠堂上諭以卿於地部典守甚謹惠局亦如是做去可也六月正廟禮



陟差國葬堂上纂輯堂上九月兼同 經筵薦拜吏  
曹判書卽日出城連上辭疏畧曰臣於此卽有至慟  
深恨萬萬不敢當之鐵限存焉在昔臣家之所遭職  
由是耳藩務瑣屑猶屬影子銓地一着實爲根柢雖  
於日月回照雲水事空之後卽此一步乃爲臣沒齒  
矢心之所不如是則無以痛自懲艾暴素衷於來後  
也是以臣於向年之除藩也屢疏陳情竟蒙 先朝  
之體諒則今之所叨爲任也倍重必辭也尤切不得  
不以前日之所血懇者涕泣而復陳以 殿下善繼  
之孝亦豈靳於 先朝已施之澤乎又曰生民之本

君親爲大故曰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人臣之節辭受  
爲重故曰辭之有義受之有名夫然後可以自盡於  
君臣父子之際而國家賴焉至若初元之政四方拭目  
比如人之初生屋之荆構命脉規模咸於是乎在  
此時裨補之策正宜淬礪而官職去就尤係風化之  
攸始臣雖無謂顧其職則天官也其何敢棄宿昔之  
至恨負 先王之殊知以自玷於維新之治哉竟獲  
恩遞十月拜大司憲差繕工提調舟橋堂上 經筵  
特進官遞拜工判十一月以敦匠勞陞正憲階拜刑  
判兼知 經筵知 實錄事十二月特除戶判旋遞



辛酉正月拜知敦寧差 宗廟提調二月移判秋曹  
按邪獄時獄事蔓延府君慮或有橫罹無論罪犯之  
輕重必躬自盤覈其有甚惑而當抵一律者則輒溫  
言平問喻以倫常終始執迷而後乃施當刑諸僚皆  
曰渠旣自服則何苦勤勤費辭乎府君歔歔曰彼亦  
人也不自知其學之爲非就刀鋸如赴樂地豈不可  
哀乎吾所以若是者庶或有自覺而爲平民也由此  
而悔悟者甚多五月移右參贊旋仍差壯勇營 景  
慕宮提調拜兵判差館伴十月疏遞本職十二月因  
寺奴婢革罷後壯營給代之稽緩特罷壬戌正月敘

二月拜判尹差典設提調移戶判時有宮房免稅八  
百結並以無土劃送之令府君以無土有土之各有  
定式據法論啓事遂已軍資監幾埒太倉而郎官數  
遞奸濫莫杜府君請依太倉例得自辟而久任之倉  
弊乃改五月兼藝文提學引僚嫌辭遞六月差 祔  
廟尊崇兩都監堂上八月以敦匠勞陞崇政階又差  
嘉禮都監堂上因都相與都廳之俱有嫌疏辭並遞  
本職旋以都相對章有不敘之典九月敘拜工判兼  
判義禁十月拜右參贊十二月差典醫提調癸亥正  
月兼同成均復拜吏判引前懇疏辭批以授卿銓任



雲石遺稿 卷十五  
意豈徒然如是爲引誠非所望屢下飭教再疏以臣  
於是任豈忍以三十年彌結於中曲者乃或一朝而  
毀之其將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 上以卿之質言  
如此爲批特遞二月拜知敦寧移戶判五月兼判義  
禁八月移兵判九月復管惠局十一月差 社壇樂  
器造成堂上以當寒採玉爲難引 英廟甲子冬庭  
縣改造退期之例請以明春始役又引文廟樂移用  
皇壇之例請以風雲壇所用樂權宜進用詢大臣蒙  
允十二月因僚嫌疏遞拜刑判甲子三月拜判義禁  
因鞫囚自斃蒙罷旋仍五月兼弘文提學七月拜禮

判僚嫌遞拜左參贊八月差觀象提調移拜戶判差  
健陵改修堂上仁政殿營建堂上以改修勞陞崇祿  
階十月因臺臣論營建事疏辨仍乞免批以殿制朴  
素固是上下相勉卿其專意垂成之役十一月差  
大王大妃加上尊號都監堂上十二月殿役告成蒙  
錫馬之典乙丑正月 貞純大妃昇遐差國葬堂上  
三月以玉冊文撰進勞陞輔國階五月差迎接堂上  
因 御帖函之未及儻行左相徐邁修籌啓論罷徐  
澄修以都承旨繼請嚴勘曹郎蓋近例責函多付問  
禮之行而澄修素有世嫌每欲府君釋怨相交屢因



雲石遺稿 卷十五  
人紹介府君嚴拒之且府君專管財賦積被忌媚借  
此事以擠之籌啓亦爲所憇憑也數日因勅期不遠  
特命仍任屢疏陳懇先解惠局以敦匠期迫終事義  
重勉供本職旋用國葬勞又蒙錫馬疏陳情病獲遞  
七月差掌苑提調八月兼判義禁十二月差典設提  
調復拜戶判疏辭曰臣本菲才綿力無所取於治賦  
而濫荷 兩朝罔極之恩前後八年之間六掌地部  
再管惠局其受任也如彼其專且久而若言其奉公  
率職之狀則無往非罪典守之不嚴奸弊之莫遏有  
不可毛舉而指數顧臣處地本殊於人而始不能避

遠脂膏終莫能裨補絲毫俯仰天地慚負至此中夜  
以念生不如死 聖度寬大縱道刑誅亦何敢復玷  
金穀之所以益其不忠不孝之罪哉蓋府君再任惠  
局也因外邑愆納或至數年而郎官中有私貸結錢  
者府君廉其狀欲啓治之於是不悅者又從而煽動  
訛訕謂惠儲盡罄時相亦累發督飭之奏蓋欲齟齬  
之也因有迎勅時論罷而其後至爲之反閱簿不欠  
庫無縮足以驗流言之無根也府君益知直道難容  
決意謝事故疏語若是而又以母年九十引國朝名  
臣宋公欽李公賢輔李公泰淵金公和澤故事乞歸



養獲遞出爲華城留守疏陳前懇批以便養遂感激膺命而亦不爲久計 陵殿陪奉之外閉閣不出嘗捐俸三千築官屯水閘以防潰濫之患幕僚之董役者請紀其事府君曰吾蒙恩便養幸有餘廩以補公役乃常事無足稱者且身將隱焉用文也丁卯二月復申終養之請批畧體任雖重情志可伸特許之自是奉太夫人歸東湖舊廬晨夕怡愉不離左右十月拜判敦寧疏辭不出十一月差瓦署提調戊辰入耆社世以耆社奉老爲忍齋洪相公遲後一人稱至榮焉府君氣質堅固而升載處坎土木形骸晚年連掌

劇務積瘁爲祟忽以風眩示憊而因不肖等獲罪神明竟以是年閏五月十五日未時考終于湖舍嗚呼痛哉訃聞輟朝市吊祭致賻如例七月權窆于原州贊成公墓右庚午四月移窆于永平廣石里巽坐之原夫人墓亦先葬原州同時移祔于左府君稟姿清粹性度端重幼而雅飭儼若成人目不接非正之書口不道不經之言贊成公嚴父也不煩提教世父奉朝賀竹石公峻正少許可每於府君之言未嘗不稱善多舍已而從之嘗於十五六時以彌甥謁知守齋俞公拓基俞公方任元輔而畿伯某在座俞公以諺



雲石遺稿 卷十五  
翻稗官之出其家者談話移時及客去府君進曰公  
差矣其人固無足語而其職方伯也民務政殷無一  
言及之何也俞公爲之默然後語家人曰吾爲趙生  
所駁矣年雖少真遠器也贊成公迭掌銓衡內舅奉  
朝賀洪翼靖公亦隆貴內外羣從多致早敷而府君  
定省之暇輒下帷讀書以恬靜立志以謹拙持身交  
遊罕及於隣賓客稀見其面芬華之中闇然自處而  
聲望日著於世一主司欲擢拔之委曲致意府君却  
之因赴試他所以遠嫌或譏其太迂而府君則不欲  
以非其道得之也及其累典禮闈士皆以秉公稱焉

實平素言行有以見乎也貴勢之居比閭者方薰赫  
日與諸名士唱酬成帙號曰北麓漫史每篇空其左  
幾行曰此當載趙某之什而府君素惡其爲人不一  
答之其人竟凶死世服其先見贊成公以箕伯辭朝  
之日都門外送者坐集府君鹿袍羸驂以雨衣掛鞍  
而從有目覩而異之者及丙申禍作語人曰是公以  
宰相子謙儉若寒素人豈枉死者耶 英廟暮年寤  
寐賢俊府君實膺其選 聖褒隆重輿望藹鬱而時  
事忽變贊成公遽罹罔測數年海島竟以構返府君  
慟先誣之莫伸慨世情之孔險蹙伏鄉廬畏約成性



衣止蔽體食纔充飢人不堪其苦而處之恬如若將  
終身雖汗漫吟咏尋常問聞猶恐聲跡之及於外人  
絕不作一篇詩一幅書蓋十數年如一日及其純孝  
上格於 宸心至誠大孚於公議洞辨窮天之冤悉  
暴殉國之志而猗歟我 先大王則哲之明白 胄  
筵陪講已有特達之際遇故雖於權奸構誣之日亦  
以某非無識賤流爲教前後恩言屢加拂拭拯之坑  
坎置諸廊廟外內歷試眷注采篤逮 聖上御極之  
後位望崇重若將有挽回世運經綸時務之會而憂  
畏於震剝之餘孤畸於睢盱之中竟不得大有展施

以酬生平之蘊三任中權八掌金穀而不開私謁之  
逕永絕牟利之徒唯以謹典憲爲自效遠貨賄爲自  
靖田宅無加書史蕭然關北一武倅素相親熟遺一  
馬不受自是無有以無名之物及門者每誦趙文子  
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之語曰吾於此庶無愧矣性  
本儉約自在韋布冠佩不飾箱篋無鏞及貴瓦盆土  
爐不改於舊夜不燃脂蠟常對一燈耿耿而已祭祀  
不用銀錫器皿曰於禮過乎儉吾欲爲後孫式嘗受  
貂帽之賜用之十五年至弊不堪着家人勸其新製  
曰吾老矣何以改爲且此物 先王所以寵賚也以



此沒身卽吾願耳嘗以贊成公喪之歛用士禮爲恨遺誠凡附於身者勿用緞屬而先誣之未雪也不接涖人雖微細之物號稱涖產者亦未嘗近其意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暴也是以藩寄銓地至恫在心屢膺除命輒力辭之必以嶺海爲期府君之貞固不移亦可以此而推之也府君歷事三朝致位一品而爵祿榮利任其儻來得喪欣戚順受其正進思盡瘁退無作爲未嘗以刻覈之論沽激之行黨同伐異以要時譽通塞雌黃之際退然言不出口嘗曰凡出身立朝不能無論劾他人之事而躬自爲之可也暗地

嗾人陽若不知豈士君子光明之道耶是以久掌顯要悠泛若局外人門寡當路之轍座無附耳之語公退家居無異窮儒或言先公規度恢廓言議峻嚴至于今人皆欽歎公謙抑太過不欲以世道自任何哉府君謝曰吾於吾先子無能爲役且自量疎迂不敢有當世念耳府君幼少時耿介寡合贊成公以寬裕二字命名與字而勉之自是佩服家庭之至訓矯揉氣質之偏處處事必平恕接人必樂易溫厚慈諒之心著於言貌不待勉強而至若公私是非之分一裁之以義人莫敢以非理相干其或臨大事當大議則



雲石遺稿 卷十五  
信心直行守正甚確當沈鎮之懲討也時相沈煥之  
猶豫欲傳生府君引 皇明李可灼事爭之曰此賊  
若保首領公不免千古罪人矣竟置大辟至 正廟  
禫辰府君於公座言于時相曰方喪已闋大婚正急  
今日先務當請三揀之期矣答以當待下教府君曰  
今若忝叨禮官則固宜卽日奏請何待乎大僚而見  
任地部一有司耳是以未敢越職時賊裕之罪尙未  
克正浮言方洶洶傍觀者爲之吐舌嗚呼丙申之擊  
鼓一着府君常以爲至慟蓋當至不幸之會禍網彌  
天人鬼立判父子之倫莫重舅甥之誼反輕不得不

權衡其間有此斷腕之舉誠大義之不獲已耳故太  
夫人不以私親故而不許其爲父訟寃以 先王之  
聖明亦爲之洞察此足以俟百世而質神明也嗚呼  
獄中事尙忍言哉始以身代之願至情所迫舍命徇  
孝而其獲全則天也旣又念大質已虧終無以全歸  
平居悼躬不以生世人自處自起廢之初矢心必遂  
者卽一退字而受恩甚重未忍便訣又值朝家多故  
不遑言私及太夫人壽躋望百謂非人子從政之時  
屢乞長暇獲遂至願永保江湖之晚節庶期斑綵之  
終歡大限奄屆竟貽高堂之憾嗚呼悲哉府君中歲



陋窮不以一切世務留心最於易經着力爲多覃精  
研思至忘寢食自謂四十年工夫盡在於此著有易  
問一書自爲之序畧曰作易之序序先之辭次之義  
次之吉凶最後焉竊謂先天之體從中而起後天爲  
用循環而復中起者以卦重卦成於六十有四循環  
者以爻演卦極於三百八十有四知此則知流行之  
象矣卦有反對先天所倒倒者非他參伍以變知此  
則知方圖之變矣圖之既變序雜生焉序卦者錯綜  
區分其方如劃井雜卦者中爻相聯其曲如中矩凡  
此皆取象之不同也天地之數不出乎著方圓之體

各有其紀絡以扞揲之策則序卦當爻雜卦當期究  
其積周之實則序卦全八雜卦去四此則出於大衍  
者也懸兩曜而驗六卦之象重之爲直日之本祖八  
卦而別二天之數衍之爲推策之原此則出於曆數  
者也是以序卦之數十之當二篇之策雜卦之策十  
有二之當一元之率凡此皆擬數之不同也每言易  
非象數不通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專以象數立  
言則其流也易入旁歧雖有前人之所未道得者皆  
引而不發歸之義理之說曰知者足以自知不知者  
可以無穿鑿傳會之弊至如星曆音律算數之類靡



不洞其源委 先大王嘗稱以邃於星曆府君逡巡  
曰臣窮儒也或不無涉獵者而實無所得矣久管梨  
園 上以 闕宮樂腔調太長命專任釐正府君博  
採刪節以成新樂之制而進用焉嘗於肄樂時忽曰  
林鐘之音散而不中律審視之鐘果微缺矣老樂師  
皆大驚贊成公在嶺闌創漕也凡倉費船需繁細如  
亂絲營胥幕賓之號鍊達者舉不能籌定其數贊成  
公命府君計之一夕而畢纔弱冠也府君於文章雖  
不以作家自命然必本之於經參之於史唐宋諸子  
尤好歐陽氏而我朝則最服農巖金先生之文蓋亦

性相近也嘗曰句棘字艱強作古色非作文之正路  
而俳諧鄙俚之近於小品者又非博雅者所可道也  
古文非別件物事苟能道盡事情曲暢旁通而不犯  
於功令體裁則亦今之古文也每有述作務歸切當  
輒屢易藁乃成必以華實兼備辭理俱到簡而不至  
於澀紆而不至於蔓爲準則又曰章奏是告君者也  
當主乎懇惻絕不爲浮辭剩語每蒙 先大王之嘉  
獎至於四六亦許以熟手詩則喜作近體曰古詩豈  
不好也但今人才力不及而妄效漢魏者僞也是以  
專尚清健圓活自成一家云所著詩文幾卷易問一



雲石遺稿 卷十五  
卷藏于家配 贈貞敬夫人洪氏籍南陽府使 贈  
吏參諱益彬女領議政諡忠簡諱致中曾孫外祖領  
議政俞文翼公拓基也夫人性端莊事舅姑以誠事  
夫子以禮克有內助窮廢鄉居每多窘乏而不以是  
有戚戚之色及卒 先大王教于筵臣曰聞趙某夫  
人甚有婦德宜重臣之悼之也生與府君同年先乎  
府君十年己未卒享年六十一舉三男四女男長萬  
永文科今承旨次原永進士今府使出爲季父通德  
郎諱鎮宜后次寅永文魁前文學女李復淵武科今  
兵使金炳文蔭仕今郡守尹慶烈進士前郡守李在

文萬永娶牧使宋時淵女生一男四女男秉龜女  
王世子嬪餘幼原永娶判府事韓用龜女生一男四  
女男幼女李峻餘幼寅永娶郡守金世淳女生二女  
幼李復淵一男寅達武科經歷一女尹晚植金炳文  
三男大均蔭仕今主簿弘均餘幼二女趙秉憲洪在  
元尹慶烈二男致容致定三女金最秀進士金圭善  
金大根李在文一女金正均嗚呼府君閱歷世故成  
就卓然志行之可述者不止於此願以不肖輩晚生  
謏聞未能闡揚其一二又不敢或加溢美以違平日  
謙挹之德畧具生卒官簿以俟夫當世立言之君子



雲石遺稿 卷十五  
伏惟閣下先契既篤廊廟之同周旋亦多矣倘以一言之重發揮而表章之則幽明之間庶無憾焉

雲石遺稿卷之十五

雲石遺稿卷之十六目錄

諡狀

純宗大王諡狀

高麗戶曹典書多義堂蔡公貴河諡狀

贈吏曹判書濯纓金公駙孫諡狀

贈吏曹判書松崖朴公汝龍諡狀

贈吏曹判書竹川朴公光前諡狀

贈兵曹判書趙公崇文諡狀



雲石遺稿卷之十六

諡狀

純宗大王諡狀

國王姓李氏諱 字

恭宣王之子

恪愍王

之孫 莊順王之曾孫也始 恭宣王晚未有嗣高

宗純皇帝特賜福字宸翰庸示企待之意庚戌六月

十八日 嬪朴氏生 王是日有瑞虹起於內苑之

井人謂異兆 王妃金氏取而子之將待其稍長建

為儲副先奏于大朝高宗純皇帝嘉而許之 王以

聰睿絕異之姿仁孝特出之性孩提嬉戲恒不離



父王左右婉愉有深愛根於天賦 恭宣王甚奇之  
而又克養之以正一言一動罔不躬加提教遂底于  
德器夙著問學漸就因妙選賓僚用資講習質疑問  
難迥出思表國人皆延頸焉至庚申 王年十有一  
冠而見于 廟據前降旨意請封世子已蒙仁宗睿  
皇帝恩許冊勅未及發而 恭宣王遽薨 曾祖母  
莊順王妃金氏命 王權署國事具奏請襲封王位  
大朝降勅曰念爾世篤忠貞夙昭恭順藩維濟美懋  
紹先猷是庸俯循輿情允茲籲請封爾爲朝鮮國王  
繼理國政並賜彩幣等物爾其率由典常以介景福

疊荷龍光之渥賁彌昭燕譽以繩承克勤於邦宗社  
篤苞桑之固聿修厥德本支詒磐石之安欽哉母替  
朕命 王自 先父王違豫之初親奉藥餌日夜焦  
遑暨罹大憂哭泣之哀執禮踰成人近臣衛卒舉鳴  
咽失聲不忍仰視及大臣百官伏閣請攝位 王固  
不許旋奉 曾祖妃暨 母妃敦勸乃勉循焉 王  
冲年嗣服雖未有所作爲亦不遑暇逸內則隆養於  
宮闈晨昏洞屬慈孝無間外則篤誠於奠饋朝晡攀  
號哀敬備至而諸凡敬天恤民誌祀詰戎之政惟  
祖先以來相授之範訓與 先父王成憲是遵是承



雲石遺稿 卷十六  
罔或有墜日御講筵討論經史以求古聖人精一相傳之心法歷代人辟治亂得失之蹟比于明習國事厲精圖理於是大小臣工兢兢相戒民以大和翕然稱盛德國制凡掖署奴婢世世不得齒平民者殆累萬數 王矜之首以 先父王遺意命焚其籍於通衢使得自樂其生百姓爲之鼓舞感泣曰吾君之仁至矣庶可以導揚和氣迆續休命推以及於勸課農桑以厚民產撙節經費以裕國用征歛之不急者每議省減欠逋之已久者頻賜蠲免一切以不擾不煩休養涵育爲先務凡係賑賑豫加講究或捐內帑或

停公稅宮府常膳州縣正供亦皆裁損以補其不給無所顧惜恒飭方伯守宰之任芻牧者時遣按廉考其勤慢而黜陟之故雖遐溼窮陬之民莫不如在階前而荒年饑歲終無溝壑之憂焉其邁癘者普濟以醫藥露骸者廣施以掩瘞嬰兒之棄于道者給料以養之流丐之離于鄉者裹糧以還之以實心行實政一念如傷藹然有不忍人者常以刑獄者民命所關而爲輔治之具也大寒暑輒行疏放之典以爲例大辟則必三覆之恐一夫有冤哀矜惻怛之至民皆悅服或至囹圄盡空歲辛未關西有土寇發誑誤者多



王命將討之曰是不可不致王誅及官軍戡定厥亂  
又亟命殲其魁其脅從者悉赦不治關西平咸服  
王大度焉 王於治國每以明正學斥異端爲本時  
有西洋學之流播者一種邪妄之徒陰相傳習瀆亂  
彝倫 王赫然怒曰茲乃干紀悖理之甚者必殄滅  
之無遺然後國可爲國人可爲人遂窮覈而痛鋤之  
大揭邦禁俾無得更污焉 王之家法素嚴於奉先  
之節上下神祇之禮儀文品式燦然明備 王祇奉  
之不敢有越當躬享也自致齋散齋至于粢盛牲器  
禮幣工祝克敬克慎未或少忽使之攝事則令侍臣

監之每歲春秋必歷拜 先寢克展霜露之慕以至  
異代墳墓祠廟禁護之方亦加提飭於守土者俾勿  
壞 王於燕閒之中常加戒慎嚴恭寅畏潛心對越  
以盡欽崇之道或值象緯之告警水旱之爲災則惕  
然兢懼引咎責躬有足以孚格天心而求助之誠溢  
於辭教凡廷臣進言者翕受敷施猶恐聽納不廣臺  
省經幄之間有及於君德闕失則未嘗不溫顏而稱  
善其關係民國事務者未嘗徑情獨斷必使宰執參  
酌其可否然後處之設有不概于中者亦皆優容以  
開言路以是終 王之世未有以犯顏直諫獲罪者



亦未下情壅闕而不通者若其微青薄過雖小官  
率多庇覆使之自改不以威怒加焉而其或得罪於  
名義紀綱不得以赦宥者一裁以法無所假貸由是  
羣下愛而畏之近習不敢招權掖屬不敢犯科其臨  
政用人也尊任者舊敬禮大臣旁求林下讀書之士  
列於旌招而尤以培養人材扶植元氣爲一副規模  
獎恬退而抑僥倖甄淹滯而拔孤寒用能董正于百  
僚若先儒名賢忠臣節士之未及褒揚者博採輿論  
加以爵誅以風厲學者孝烈之尤異者雖編戶匹庶  
或旌其閭或復其家以表之嗣服以後小心翼翼尤

謹於事大時節貢賀使价必選方物必檢皇華奉詔  
之行爰命上卿儉之國界郊館之迎送必躬將之宴  
饗之酬接必躬陪之或有本國犯境之民大朝漂海  
之人則必恪遵侯度罔敢少違於欽定約束是以蒙  
被兩聖朝字小之眷夔出尋常視以內服大慶大典  
輒頒詔諭禮遇殊絕寵賚便蕃而有懇必奏有奏必  
許以至曩年西寇時不待陳乞特發援師屯於境上  
而辛巳以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中本國事有先誣辨  
正者專价具奏特賜釐改至以新本頒降者卽皆選  
牒所未有之大德曠恩也環域兆庶咸以爲王之



雲石遺稿 卷十六  
忱誠有以致此 王素性儉約痛祛奢靡法章之外  
不御錦綺服着累加澣濯帷帳或至補綴奉 先王  
宮室敝則改之仍舊而已不以一椽一礎有所增飾  
入而無宴遊之私出而絕般敖之樂苑囿輿馬聲色  
器玩一切芬華之物舉無纖毫自累澹泊與儒素無  
異若不知處南面之尊享千乘之富也每於聽斷之  
暇玩繹篇籍或至夜分不以爲勞探賾乎天人性命  
之原剖析乎王霸義利之分間有述作多寓箴警皆  
足以準則乎盤孟憲章乎典謨發以爲崇儒右文之  
治則表端而影直源清而流潔人服洙泗之教家誦

洛閩之書 王所以成已成物自家而國盡君師之  
道者盖有本矣 王敦厚寡言臨朝淵凝不以察爲  
明而明有以照臨庶物不以猛爲威而威有以摠攬  
宏綱穆然有君人之度而雖值有不安節不以燕服  
接臣隣也 王旣免喪壬戌冬始行嘉禮冊金氏爲  
妃膺大朝誥命正位中宮卽永安府院君 贈議政  
府領議政祖淳之女也生一子曰 壬申冊封 王  
世子庚寅卒有嫡嗣 王世孫 是也甲午十一月  
十三日甲戌 王不豫薨于慶熙宮之正寢在位三  
十四年春秋四十有五臨終命大臣及近臣禮官入



侍正其終也內自王宮國都至于深山窮谷男婦髫  
白莫不奔走號哭如喪父母而世孫已以皇命主  
鬯令儀令德一國係望故中外晏然無綴旒之危苟  
非王深仁厚澤積累淪浹固結乎民心以基宗  
祧無疆之休則曷能致詒燕而垂裕如此哉王本  
之以躬行心得達之以天德王道篤百行之源而準  
四境於推放澄萬化之本而導一世於平蕩民以蕃  
息國以靖謐保有太平三紀于茲則今於於戲不忘  
之餘雖欲以區區文字摸畫其萬一不可能也然而  
試言其德行事功之著人耳目者則事之以禮祭之

以禮王之所以致孝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王  
之所以檢身也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王之所以出  
治也天旣畀之以純粹之質恭儉之德光大之化亨  
嘉之運而不使之壽考悠久嗇之以中身此東土含  
生沒世之悲也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夫  
豈非親賢樂利之有由也歟噫其聖矣

高麗戶曹典書多義堂蔡公

貴河諡狀

我聖上二十有五年乙酉嶺儒崔奎鎮等上言言  
高麗忠臣蔡貴河卽杜門洞七十二賢中一人而松  
都誌十賢中第五人也一身而擔綱常隻手而扶名



節當時同節之士俱蒙廟食易名之典而貴河獨不及亟施 贈諡仍命合食於表節祠則在貴河雖無所損益於國家勵俗扶教之道未必無補矣事下春曹越四年戊子卽又我 王世子代聽之翌年也宗伯臣趙鐘永覆奏言蔡貴河當麗運之告訖遯世全節沒齒自靖觀於松都誌所載誠與杜門諸賢相爲伯仲今此多士之齊籲益見公議之久鬱特施節惠恐合事宜祠享一欵有難並議云許之于是其裔孫必勲以公事實請狀于寅永曰吾先祖遺蹟載於達勾故誌達勾今大邱也子曾按是地知其事甚悉盍

爲之撰次以諗于太常氏乎寅永曰諾大邱之北有建院而俎豆之扁曰西山者非公之享耶不佞聞之熟矣敢以不文辭謹按平山府誌曰多義峴在府南一百里麗末戶曹典書蔡貴河不事本朝自杜門洞來居于此故名有遺墟碑松都誌曰寶鳳山北十里有杜門洞俗傳革命後麗臣遯入此洞誓以同死至今有洗身亭會盟臺之稱而當時全節之人吉再車仁頰閔普文蔡貴河具鴻李孟芸朴湛金冲漢閔安富朴門壽趙狷俱表表可稱續誌曰林先味曹義生孟氏閔郡事普文蔡典書貴河李典書孟芸朴典書



雲石遺稿 卷十六  
一  
湛具政丞鴻金禮議冲漢閔禮議安富或死或遜俱  
著忠義達勾誌曰蔡貴河戶曹典書直提學夫邑之  
有誌所以補國史之闕也公之罔僕之義雖不著見  
於史而今觀平山松都達勾等諸誌皆鑿鑿有據足  
以爭光乎日星有辭乎千秋則不刊之案孰過於是  
哉若以諸家記述之雜出者考之其曰與蔡典書讀  
伯夷傳云者典書邊公肅也其曰與蔡典書貴河共  
遜海西云者典書徐公輔也其曰朝訪朴湛暮尋蔡  
貴河云者典書李公孟芸也其曰與蔡典書李典書  
徐典書同渡碧瀾云者典書朴公湛典書朴公忱也

其曰與蔡典書近隣相隨云者典書趙公安卿也此  
世所稱八典書同渡碧瀾者也其曰與蔡貴河唱和  
有詩云者牧隱李先生穉也其曰與蔡貴河朴尙衷  
倡議于朝興學校斥佛老云者侍中禹公玄寶也其  
曰與蔡典書杖屨相從云者宗簿令申公晏也嗚呼  
今距勝國之末爲四百有餘年矣當時多諱固未嘗  
有直筆之表出者零編斷簡又日遠日亡傳聞異辭  
不可據實然要之皆忠臣烈士矢心不貳之蹟也况  
有邑誌之足徵者乎又况邊公肅遜于延安李公孟  
芸遜于海州申公晏徐公輔同遜于平山亦載地誌



雲石遺稿 卷十六  
則此尤可以證公事也公仁川人上世有諱先茂仕  
於麗官至樞密院事生諱慎徵大將軍生諱寶文禮  
部尙書大提學封錦城伯以文學鳴於世於公爲七  
代祖也會祖諱環都祭庫判官祖諱允臣僉議評理  
考諱元吉階匡靖大夫官刑部尙書配開城高氏上  
將軍天瑞之女公生于達城之後洞天資孝友文藝  
夙就時圃隱鄭先生夢周講學于永陽與公居爲隣  
鄉遂往從之質問經傳琢磨道義以自奮於爲已及  
仕典提學至戶曹典書或曰登第歷開城少尹而又  
嘗航海朝天路過豐川命其西樓曰皇華盖亦寓尊

周之義云及鼎革之際圃隱鄭先生死之公痛哭曰  
時事已矣可以去矣作書送子曰泳歸故鄉謹奉先  
祠浮去箕都敬服父師遺教東陽明陽隨我後也遂  
與同志諸賢掛冠于不朝之峴入杜門之洞又自杜  
門之洞渡碧瀾之津轉至平山處于牧丹山之多義  
峴其曰不朝曰杜門者皆紀實也其曰多義者以公  
自號曰多義堂故也公於是乎自誓曰東非我土誰  
更再踏西望首陽忍忘一心日觀采薇之圖以寓其  
志至沒身不出山及卒葬于弓位面佛谷子坐之原  
配貞夫人益城裴氏典客令裕之女郎將斯佑之孫



墓橐駝洞良坐之原兩窆亦皆平山地也有四男長  
泳軍資少監次浮洗馬次東陽次明陽節度使後之  
達者曰弼善倫曰參判壽曰判書紹權曰大諫洛曰  
獻納無逸以仕宦顯曰澄曰應麟曰應龍曰宗榮曰  
先覺曰先吉曰先見曰先容曰先修曰夢覲曰得沂  
曰綱曰楸曰以恒曰仁龜或以學行或以忠節著名  
于世磊落相望而曰 經筵官之洪其尤賢者也蔡  
貫氏于仁川者皆祖乎公寔繁而昌不可勝數天之  
佑福忠臣可推也已昔者麗社之屋也吉冶隱元耘  
谷諸公之節最先著至于今炳炳塗人耳目而杜門

洞之名始自我 英廟起感至建碑而表之我 先  
大王御極之後乃朔表節祠于故都而所服享者不  
過林先味曹義生孟姓三人而已其一又沒其名文  
獻之不足不其然乎至若成思齊朴門壽金冲漢閔  
安富四公之追配又在於 當宁戊辰壬午之間則  
斯皆七十二賢中幸而傳者耳生相併也義相若也  
而或顯或不顯雖顯矣而亦有先後之殊其或有數  
存乎否乎彼七十二賢者未必皆尊官聞人容有朝  
不坐燕不與而慷慨就義則其不能以姓名爵里畢  
著於後世也明矣至於公則不然起自喬木之冑位



列卿掌詞垣固已蔚然爲名臣而又嘗周旋乎圃牧  
兩先生之間清標雅望取重當世則雖欲自泯其聲  
跡不可得也惟其操彌確而名則晦義彌高而事則  
湮盖以前朝之臣爲 聖代所褒非其義也故公之  
後參判仁川君壽賢宰相也於公爲玄孫而亦不以  
公之事稱述焉豈公遺志然也耶然而大節終不可  
不暴也幽光終不可不闡也此又百世之公論而今  
朝家特加獎諡者乃所以上追 列聖故事永樹風  
教也嗚呼休矣

贈吏曹判書濯纓金公

駙孫

諡狀

金公駙孫戊午冤死之首也尤菴宋先生時烈序其  
集畧曰濯纓先生以文章節行冠冕一時不幸遭逢  
燕山身棄東市禍延山林實崇於吊義帝一篇未知  
畢齋之作此文何意先生之錄是文又何歟皆非後  
學所敢窺測豈定哀微其辭事者非聖人達權大用  
則終不可師法而秉史筆者惟直是職歟先生宇宙  
間間氣也其生也非偶然其死也豈人所能哉噫斯  
言其盡之矣雖然自公昭洗之後旣 馳贈之又俎  
豆之所以爲崇報者靡有憾矣惟諡典未及焉此  
聖朝之缺事而學士大夫之恥也 上之三十年庚



雲石遺稿 卷十六  
寅秋三道儒生李浚等上言言之事下攸司吏曹判書臣徐能輔請議大臣欲重其體也於是領議政臣南公轍以爲金駟孫慘被史禍而師友淵源百世可徵文章氣義照耀至今加 贈正卿施以節惠允合崇儒獎義之道云而左議政臣李相璜右議政臣鄭晚錫議畧同 上允之蓋公歿之三百三十有餘年矣公於 中廟改玉之初首蒙復爵 顯廟朝以筵臣言特 贈都承旨至是加 贈吏曹判書兼銜如例公字季雲系出駕洛國王在新羅大角干庾信以功業大顯而高麗之季有諱管仕至版圖判書於公

爲六世祖也會祖諱滑蔭縣監是生節孝先生諱克一薦拜持平有至孝事載邑誌考諱孟文科執義贈吏曹參判公以天順甲申生未弱冠聞佔畢齋金先生宗直居憂密陽與仲兄翰林公驥孫往從之得聞爲學之方而所磨礱而浸灌者卽惟寒暄金先生宏弼一蠹鄭先生汝昌也方是時我 成宗大王尊尙儒術作興人材上自朝廷至于鄉黨韋布彬彬多宏博雅飭之士號稱國朝盛際而公裒然爲衆論所推甫二十三中生員第一進士第二其冬擢文科第二公之夙就由此可知明年出補晉州學官時仲氏



乞養監昌寧縣公爲便省母計也戊申病辭已酉以  
非罪幽金寧旋赦召爲遼東質正官赴京師辛亥又  
朝元正夏由龍驤司正選隸綱目校讎癸丑春奉旨  
頒諭嶺南又賜暇湖堂而前後踐履今雖未得其月  
日之詳大槩在翰苑最久歷遍三司而未職天官郎  
也歲戊午公新除內艱養疾於咸陽之鄉廬而史獄  
起始公爲獻納疏論李克墩成浚互相傾軋將成牛  
李之黨暨修成宗實錄克墩管史事見公史草書  
其穢行甚悉且載世祖朝秘事欲因此爲修隙地  
議于摠裁官魚公世謙魚公愕然不應之乃與柳子

光謀子光陰險樂禍者也視以奇貨相與慫慂於尹  
弼商等告公以誣先王激主怒時燕山政荒性猜  
暴尤惡文士思因事一逞遂令金吾郎馳傳往拿公  
鞫之而別遣掖隸察道中遲速云今以野乘之雜出  
者考之公之爰辭有曰貴人權氏事聞於貴人之姪  
許磐云有曰請復昭陵事欲聖朝行仁政云公  
嘗爲忠清都事上疏請復昭陵故也有曰後殿曲  
事昔在西湖也茂豐副正摠携琴相訪彈後殿曲其  
曲哀非治世之音故並及之云又問其同議史草之  
人公曰旣輸情矣請獨死凡此事實皆得之斷爛之



雲石遺稿 卷十六  
餘無以究其顛末而畢齋所著吊義帝文亦在史草  
子光摘其語自爲註釋逐句解之曰某之惡皆宗直  
誨而成之也其禍遂至滔天公竟以大逆論處極律  
畢齋戮及泉壤而一代搢紳以名流爲號者誅竄殆  
盡卽是年七月十七日也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大風  
起拔木飛瓦都市人無不顛仆股栗儒林喪氣重足  
累息學舍蕭然數月無誦讀聲而公所居前川血流  
三日云公嘗與鄭文翼公光弼同受兩南御史之命  
同日辭朝同宿於龍仁之館公慷慨論時事語多激  
文翼累止之曰言不可若是公奮曰士勛亦爲此卑

下之論耶達一宵竟不相契士勛鄭公字也南秋江  
孝溫之言曰公真希世之才廟堂之器論議國事是  
非人物如青天白日曹南冥植之言曰公生有凌霜  
之節死有通天之冤野乘又云公倜儻有大節魁偉  
有器局文章汪汪若河海在書堂著秋懷賦氣像於  
此可見其立朝好盡言不避權貴云公所以爲公者  
正在此而亦所以取禍也歟公於著述立草千言沛  
乎無礙滯見者望洋中華人至以東國之昌黎稱之  
每腹藁成磨墨滿硯一筆揮之不復視投之篋中經  
累月始出而點化之或問之曰始起草猶有私意不



自見其當改久然後私意除公心生乃明知其醇疵也其用工之精如此嘗與兩兄赴別舉欲以狀頭讓之公則不製焉伯氏遂魁仲氏聯之而後圍初場公醉眠曳白而歸中場亦如之至終場盡粘三場試券連數十幅而入考官問策以中興爲目而宋高宗齒焉公卷其題詣前曰宋高宗偷安一隅忘親釋怨乞和於犬羊豈與殷宗周宣並列於中興之主哉考官大慙改之公乘半酣揮灑日未斜矣榜將揭使人覘之曰第一名非我勿復觀果然其後靜菴趙先生光祖掌試得宋公純對策曰季雲後無此作公之爲世

企慕又如此及殿試考官忌而置第二公恥之常以坡公之居第二自擬焉足見公平日氣槩也配禮安金氏參奉尾孫女無育伯氏直提學公駿孫次子縣監大壯主其祀其兄三足堂大有命之也公葬始在木川與夫人墓同岡而公墓後返清道之上北以從先兆尹公鳳朝銘其碑而學者卽其舊居又建祠享之禮堂之請宣額者尹公絳宋先生浚吉趙公復陽而郎官金公壽興也李公殷相撰脩文至以趨義之勇有過黜賁正氣不泯撐拄乾坤贊之世以爲確論公稟絕異之姿抱有爲之志蚤得賢師學有指授所



與交皆當世之選而妙歲蜚英翱翔乎珥筆橫經之列清裁峻議傾動朝野不啻若珪璣之登廟鸞鳳之儀庭精粹之蘊於中足以格君彪炳之著於外足以華國進足以謀謨巖廊退足以領袖士林斯可謂河嶽英靈之所鍾聚而反以厄運乘之淫刑酷罰中途摧折千載之下聞公事者莫不掩抑嗚咽而不忍言不能不致疑於天道人事之際嗚呼殆非公一人所關也然而當時羣奸如墩光之類構誣釀禍詡詡然自爲得計者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皆不免刀鋸之典情狀畢露昭在史牒雖婦孺下賤皆爲之唾罵而

公之一節秉直不回彌久而彌彰磨滅不得則天人之理信不舛矣寅永先祖恭肅公亦以畢齋門人罪史案今於公請諡之狀義不容辭畧掇前輩記述之可據者以備太常氏採擇焉

贈吏曹判書松崖朴公

汝龍

諡狀

栗谷先生旣沒其門弟子著錄者八十有餘人或以道統傳或以忠節著以至名德勲業經術文章各由其所受之淺深所造之高下蔚然皆能有成洵東方儒運之極盛而我先生時雨過化之妙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嗚呼至矣有如朴公諱汝龍卽其一也始公



五世祖諱謚國初以黃海道巡察使退居于海州之  
立巖子孫因家焉故栗谷先生之講道於石潭也公  
以鄉里子首以師禮事之先生以公天資近道期待  
之甚重授以性理諸書公薰炙服習以爲己之學自  
任疑必問聞必記自天人格致之原禮樂政刑之用  
與師友間一言一行有關於進修者輒皆手劄成帙  
名曰石潭語錄先生之微辭奧旨多由是書而著然  
中經兵燹逸其半今所傳者非全稿云公又欲近先  
生所居以便從學移家于石潭之第四曲松崖溪上  
因號松崖主人其後朔隱屏精舍仍作紹賢書院享

朱夫子及靜菴退溪兩先生卽先生遺志而公成之  
也後又追配先生而倡同道士疏陳先生學問出處  
請恩額得準施焉至先生遺集之役公益專任其事  
殫心竭誠往復就質於牛溪沙溪兩先正者首尾爲  
二十年所及集成而公遂終公於師門亦可謂信之  
篤服之勤而關終始者也公歿之後遂菴權文純公  
尙夏芝村李文簡公喜朝首發公俎豆之論而未遑  
焉久之鄉人士就紹賢之傍立祠享之公字舜卿上  
祖諱得宜相高麗初後有嚴毅公諱述熙以開國功  
配 廟庭封沔城君後爲沔川人曾祖諱居信官郡



雲石遺稿 卷一  
守祖諱文善副司直考諱守義 贈戶曹參議以公  
從勲推恩也妣 贈淑夫人平昌李氏 贈參議允  
華之女公以嘉靖辛丑生未成童連丁兩憂蔬食居  
廬如成人十七忽奮然曰吾以零丁之生不學何以  
自立卽從塾師於數十里外課日往還雖雨雪不廢  
嘗寓山寺習水筆字樓板盡朽又聚樹葉而書之指  
肉消猶不撤其攻苦如此癸酉中司馬兩試辛巳先  
生秉銓以卓行擬公爲 厚陵參奉貽書曰爲薄宦  
別泉石固知其非願而往來之時可得源源耳時先  
生或住坡州之花石故也夫海西士從先生之門者

多矣獨舉公焉則公之見推於先生可知也先生歿  
卽棄歸壬辰倭寇起公以前奉事倡義兵於海州聞  
上西狩龍灣與同門趙公光珰募願從者兼程勤王  
特旨拜司饗院直長轉陞司圃署別提仍差往海西  
收聚穀物由繕工監判官除同福縣監不赴旋出監  
青陽縣政平事簡不勞而治未幾忤上官罷縣民訴  
廟堂請復得公爲宰事雖未施公之莅官才二百餘  
日其仁化所及可推也戊戌錄扈聖原從功連拜軍  
資監判官戶曹佐郎平市署令辛丑以工曹正郎謝  
官歸不出明年又錄宣武原從功辛亥七月十日考



雲石遺稿 卷一  
終于第壽七十一戊午用原從例 贈承政院左承  
旨 純宗庚寅本道儒生金象淵等上言言公學行  
之實請加贈命大臣議大臣南公轍李相璜鄭晚錫  
等皆言公早從賢師聞道志學壬辰之亂倡旅奔問  
卓有所樹宜有褒嘉特 贈吏曹參判例兼至 當  
宁乙未又因儒籲該曹覆啓請加贈 贈吏曹判書  
兼成均館祭酒越五年己亥該曹援山林賜諡之式  
以公 贈爲正二品請諡許之於是乎朝家尙賢之  
典始無憾矣公葬于州西栗枝坊良坐原配 贈貞  
夫人清風金氏學生德溫之女有婦德先公四年卒

耐其右一男榮師事牛溪先生早歿側出男策公後  
裔初頗微弱今蕃衍不能記公自樑摧之後俛俛若  
無所歸與鄉中同志倡同門契約以春秋會講參用  
先生舊儀作序而識之使此邦之士至今誦先生之  
澤者公之力爲多公家居日必冠帶謁廟喪祭一遵  
擊蒙要訣雅不以師道自處而親戚士友之及門者  
必諄諄誘掖多所成就焉公以大賢高弟早聞大道  
之要精思明辨慥慥不已及其年益邵德益茂平居  
終日危坐不輟講習沉潛研究皆純如也故牛溪先  
生嘗致書曰君子好學日新不已乃如此乎重峰趙



雲石遺稿 卷十六  
文烈公憲亦曰吾友舜卿礪志篤學其所撰述文字  
宜多可傳者而第其遺集出於斷爛掇拾之餘只寂  
寥數篇而已則今以末學管蠡之見妄欲窺測於君  
子狀德之地不已難乎然而以語錄所載先生之所  
答問同門諸賢之所講劘者推之其稟質之純進修  
之勤踐履之篤皆有確然不可誣者故尤菴宋文正  
公時烈常曰朴松崖造詣得正真豪傑之士也老峰  
閔文忠公鼎重銘其阡曰自奮爲學來就有道漢湖  
金文敬公元行贊其址曰正學高風百世可忘後賢  
之尊仰推重皆如此此可以論太常而節壹惠也歟

贈吏曹判書竹川朴公

光前諡狀

肅宗丁亥寶城儒任致堂疏陳本郡 贈左承旨朴  
公光前道義之實請祠額下禮曹忠翼趙公泰采時  
判曹事覆奏許之寵其額曰龍山書院 純宗戊子  
道儒復請加 贈賜諡又下吏曹曹言正二品係超  
贈請議大臣大臣以爲難只請加 贈實 翼宗代  
理時而越七年甲午下 贈誥爲吏曹參判兼成均  
館祭酒侍講院贊善始以儒賢之禮賁之也翌月三  
南諸儒又言 贈諡事至 當宁乙未冬吏曹請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如例而諡事仍請禮曹稟



處又越七年辛丑春禮曹判書臣徐憲淳筵稟蒙許  
法當以狀告于太常於是其後孫仲弘以寅永曾忝  
太史請爲文寅永竊惟師友淵源之正後賢崇奉之  
盛皆合於國典所載儒賢賜諡之文而儒籲曹履歷  
二百年始得施艱哉雖然國家尙賢之典固不輕公  
議久而愈好此所以遲之遲歟昔者李文純先生倡  
道於陶山也堂室門墻之間大抵多嶺南人而湖南  
之學者能謹守師說不失規矩卓然有樹立者惟公  
是已是以公之門人安文康公邦俊爲公狀曰湖南  
文獻之地以學名世者惟金河西奇高峰李一齋柳

眉巖及我先生河西卓乎其不可及高峰之議論明  
快一齋之剛毅不屈眉巖之博識多聞亦世所罕見  
而至論其踐履篤實則彼三賢其與我先生未知其  
孰優安公賢者其於師弟之間斷然非阿好則此可  
定百世言也公字顯哉系出珍原高麗益陽伯瞻後  
也本朝有諱熙中用才學受知于 獻陵官藝文館  
直提學退居珍原其子生員諱暉生遷寶城爲郡人  
生諱文基官司醞署直長卽公高祖也會祖諱胤原  
生員祖諱衍宣教郎考諱而誼進士妣宜人崔氏習  
讀命夔之女公以嘉靖丙戌生卒于萬曆丁酉十一



月十八日壽七十二配 贈貞夫人文氏僉使亮女  
溫和有婦德稱公之配卒先公一月合葬于沙谷良  
坐之原有二男長根孝次根悌俱因義兵功根孝拜  
縣監根悌拜參奉孫曾以下遠不能悉記云公生有  
美質粹而溫與凡兒異及八九歲已具成人儀度時  
洪相國暹謫興陽公以親命往受業所居幾十里日  
徒步往來雖甚寒暑不廢洪公極嘉之訓誨有方及  
洪公入相聞公遊泮使人要之卒不往後爲齋郎始  
拜之洪公握手曰何不相見也對曰某布衣也豈敢  
躡相門耶蓋公素性如此十歲後進士公督以科藝

公每於課餘私取性理大全潛心探賾多自得者學  
問日就不資師友弱冠又從松川梁公應鼎學時去  
己卯士林之禍不遠人人諱言學爭尚浮華公獨慨  
然發憤自任以爲己之學雖以親意赴舉屢發解名  
聲噪甚然專心經禮造詣精深築精舍于竹川上每  
兀然端坐夜分明燭以爲常其後學者稱公爲竹川  
先生辛酉詔使之來尹尙書毅中爲接伴使請儒生  
中能文而嫻於禮者一人以備從事遂薦公充其選  
辭不行至四十餘始贊于退翁之門退翁一見許相  
知方抄朱書節要謂公曰立脚根基專在朱門許受



雲石遺稿 卷十六  
業業既卒辭歸退翁以節要一帙贖之又贈詩五章  
曰晚逢好友烏得無言後又寄書曰道之浩浩何處  
下手惟聖賢遺訓才方是下手處而就其中求其至  
切至要莫善於朱書苟能以爲終身事業則庶幾得  
見人生一大歡喜事不但如老謬徒攬虛聲而卒無  
實得也公服膺師訓老而彌篤有往復質疑一卷行  
于世戊辰中進士榜未唱聞崔宜人病徑歸能及於  
藥餌之節及喪服闋眉巖柳公希春按本道以上  
命薦學行才德之士五人首題公曰事親盡孝持身  
有法輿論也壬申除 慶基殿參奉移 獻陵參奉

殿在省城舊多妓類之戲而 陵例與邑宰同獵公  
以爲 殿有 御真不宜褻 陵非弋獵之所並斥  
之未幾棄歸旋丁外憂自是無意於仕宦獨以誘掖  
後進爲已任南方之士多從之庚辰除東水庫別坐  
一辭而還是時 上無嫡嗣王子將就學朝廷擇可  
以輔導者除公王子師傅而河公洛爲副每講河公  
務多公務精 上考王子所讀曰貪讀不明當從朴  
師傅講王子嘗欲問宮中事公曰當盡孝爲子職而  
已餘非敢聞王子悚然王子以珠玉爲飾公曰婦女  
且不可况男子乎王子入宮請解去之姆曰祓除不



祥故事也王子曰師傅之言敢不從王子卽廢主光海君也其初年令譽亦由公訓誨之力也癸未由司憲府監察出爲咸悅縣監慈祥樂易民皆親之公退輒詣校宮與諸生講論適全州尹罍繡論而公與繡衣有舊巡使疑之構他事罷公計程裹糧羨餘穀至數千包或請報營公曰飾以干譽欺也吾誰欺欺心乎久之除掌苑別提仍監懷德縣有宗親與民訟歷十一官未決公立斷之不爲勢怵又巡使循人囑誣寡女欲殺之公白其冤巡使怒面責之公畫地力辨巡使愧曰吾誤矣後忤災傷御史罷居數年壬辰倭

變起公與任公啓英等傳檄募鄉兵七百餘人公病甚推任公爲將把截錦山等地多有功及光海君撫軍完山公以師傅舊恩詣軍門謁陳時務十餘條曰當此門庭充斥之時塵土搶攘之日乃以收人心勸耕作爲言迂遠之譏在所不辭雖然五十里之滕介於齊楚雖以亞聖之才亦曰強爲善而已愚臣所見不過如此於此可見公生平所學也後因倡義事拜軍資監正公曰身不行虛受國恩可乎因任公辨其實寢不行識者義之癸巳上自西狩還公疏陳未及扈從之罪上慰諭之連除翊衛司翊衛新昌縣



監懇辭以老病乞歸丁酉賊又犯本道南原陷道內  
士僉曰先生長者信於人久矣願得先生爲義將公  
曰吾病將死矣然一息存可辭諸由是應募者多軍  
聲稍振忌公者尼之巡使檄公詰焉公力疾而行尋  
卒公之事親也正衣冠終日侍側未嘗少違親有疾  
未嘗解帶其居憂毀至成疾而猶以禮從事平居循  
循無大異於衆而義理之際確不可奪其學不求諸  
外而求諸內本之以孝悌行之以恭慎而至於理氣  
性命之原潛心力究實有所契是以宋文正公時烈  
有言曰朴公以高明超卓之姿直濟洛閩洞究道體

其後李文簡公宜顯李文正公絳尹文獻公鳳九俱  
撰公碑誌文字而尊仰欽服之不已焉則是豈謏寡  
如寅永者復容贅說也雖然以安公之狀考其世論  
其人則當時湖南諸老先生非不磊落相望而公所  
依歸乃在於嶺南之退陶然則其學問之沈潛踐履  
之純篤自有心悅之躬行之不待強勉而然者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惟公之於退陶之謂歟此公  
一傳而得安文康也節惠之議舍此何以哉

贈兵曹判書趙公

崇文

諡狀

咸吉北道兵馬節度使特

贈兵曹判書趙公諱崇



文 端宗朝忠臣也 上之九年癸卯夏禮曹判書  
臣朴晦壽因多士上言覆啓言忠節 贈秩在法應  
諡 上可之其後孫基中踵門乞狀欲以告太常此  
聖朝美典也其義有不容辭而今距公立懂之時殆  
四百年公私文蹟蕩然無存其何以徵信於生卒踐  
歷名義事功之實乎雖然臣寅永謹按 正宗御製  
弘齋全書第六十卷 莊陵配食錄首列正壇三十  
二人次列別壇二百三十六人而第七十二人卽兵  
使趙崇文其次趙哲山崇文子也下附按說曰按文  
獻備考兵使趙崇文高麗忠臣瑜子丙子與子哲山

並死並享順天謙川祠春官俎豆簿謙川鄉賢祠享  
高麗副正趙瑜配節度使趙崇文士人趙哲山昌寧  
成氏族譜成勝妹婿趙崇文淳昌人丙子父子被禍  
淳昌趙氏家譜 世宗朝崇文武科 上王遜位引  
疾退居父子輒相對涕泣丙子與妻兄成勝勝子三  
問及朴彭年等被禍據此則崇文之於成勝如奉汝  
諧之於朴彭年旣是密戚理無獨免且其引疾退居  
相對涕泣蹟之優異父子同然而但實錄魂記其名  
不見耳予己亥嘗命旌閭享祠可驗遺誦綽楔業施  
表章雖無國乘之確考亦有諸書之可據徑刊恐歸



太苛並錄不害存疑仍列三聘諸人之下以見其所  
由坐焉於此有以仰 正廟顯微闡幽之至意而  
大聖人金秤玉尺可質百世則借使啓石室之秘笈  
蒐草澤之逸史豈能有加於此哉公字武伯狀稱玉  
川人玉川今淳昌也五世祖諱璋始顯於麗官檢校  
大將軍再傳而有諱佺文科追封玉川府院君生諱  
元吉文科檢校門下侍中策勲封玉川府院君生諱  
瑜文科官副正麗氏之季喪禮大壞惟公與圃隱鄭  
先生廬墓終三年治隱吉先生作傳以美之及鼎革  
遜順天之謙川我朝屢徵以官竟不出 世宗旌之

曰孝子前朝副正趙瑜之閭蓋並褒其忠也配潭陽  
鞠氏生二子公其第二也嘗於北邊禦野人有功及  
丙子六臣謀復 上王事泄公父子亦被逮時告密  
人鄭昌孫金碩等與公有舊欲其生以微辭諷之公  
張目大言曰生平罵食人食而忘其恩曾犬豕不若  
歸見謹甫足矣謹甫三問字也顧謂哲山曰爾亦見  
爾父於地下無怍顏也配昌寧成氏判中樞府事襄  
惠公達生女也男哲山從公而死 贈公時亦 贈  
童蒙教官二女適吳信孫金日躋哲山男瓊坐謫久  
而後得釋自廢以終至 宣廟年間始有丙子被禍



雲石遺稿 卷一  
人子孫存錄之命公之四代孫愷除寢郎云家狀所載槩如此寅永又按襄惠公實吾宗石澗公云伉姪女婿公於豐壤之趙爲彌甥故公父子殉節事悉載寅永世譜亦一確證也嗚呼丙子之事當以成氏爲主而公卽成氏之託婚姻者也死生禍福初無異同勢也非特同其義也昔者 皇朝方正學之死株連及於十族况公之於成氏乎竊謂公生於忠孝之門平素濡染厥有其本而當 世宗朝英才輩出之際六鎮開拓之時任之以北方捍禦則其材武勇畧傑然爲當時偉人與成忠肅俞忠穆諸公固等耳然則

公所以節惠者宜有不易之論矣







